

水滸

第九十四回

關勝義降三將 李逵莽陷衆人

話說宋江在蓋州分定兩隊兵馬人數，寫成圖子，與盧俊義焚香禱告。宋江拈起一個圖子看時，卻是東路。盧俊義圖得西路，是不必說，只等雪淨起程。留下花榮、董平、施恩、杜興、撥兵二萬，鎮守蓋州。到初六日吉期，宋江、盧俊義準備起兵。忽報蓋州屬縣陽城、沁水兩處軍民，累被田虎殘害，不得已投順。今知天兵到來，軍民擒縛陽城守將寇孚，沁水守將陳凱，解赴軍前。兩縣耆老，率領百姓，牽羊擔酒，獻納城池。宋先鋒大喜，大加賞勞兩處軍民，給榜撫慰，復爲良民。宋先鋒以寇孚、陳凱知天兵到此，不速來歸順，着卽斬首祭旗，以懲賊人。是日兩路大兵，俱出北門，花榮等置酒饒送。宋江執盃對花榮道：「賢弟威振賊軍，堪爲此城之保障。今此城惟北面受敵，倘有賊兵，當設奇擊之，以喪賊膽，則賊人不敢南窺矣。」花榮等唯唯受命。宋江又執盃對盧俊義道：「今日出兵，卻得陽城、沁水獻俘之喜。二處旣平，賢弟可以長驅

直抵晉寧，早建大功，生擒賊首田虎，報效朝廷，同享富貴。盧俊義道：「賴兄弟之威，兩處不戰而服。既奉嚴令，敢不盡心彈力！」宋江又取前日教蕭讓照依許貫忠圖畫，另寫成一軸，付與盧俊義收置備用。當下正先鋒宋江傳令撥兵三隊：林冲、索超、徐寧、張清，領兵一萬爲前隊；孫立、朱仝、燕順、馬麟、單廷珪、魏定國、湯隆、李雲，領兵一萬爲后隊；宋江與吳用統領其餘將佐，領兵三萬爲中軍。三隊共軍兵五萬，望東北進發。副先鋒盧俊義辭了宋江、花榮等，管領四十員將佐，軍兵五萬，望西北進征。

花榮、董平、施恩、杜興、饒別、宋江、盧俊義入城。花榮傳令於城北五里外，札兩個營寨，施恩、杜興各領兵五千，設強弓硬弩，并諸般火器屯札，以當敵鋒；又於東西兩路，設奇兵埋伏不題。其高平自有史進、穆弘、陵川自有李應、柴進，衡州自有公孫一清、關勝，呼延灼，各各守禦。看官牢記話頭。

且說宋先鋒三隊人馬，離蓋州行三十餘里。宋江在馬上，遙見前面有座山嶺，多樣時，漸近山下，卻在馬首之右。宋江觀看那山形勢，比他山又是不同，但見：

萬壘流嵐鱗次密，
數峯連峙雁成行。

嶺巔崖石如城郭，
插天雲水透蒼蒼。

宋江正在觀看山景，忽見李逵上前用手指道：「哥哥，此山光景，與前日夢中無異。」宋江即喚降將耿恭問道：「你在此久，必知此山來歷。若依許貫忠圖上，房山在州城東，當叫做天池嶺。」李逵道：「夢中那秀士，正是說天池嶺，我卻忘了。」耿恭道：「此山果是天池嶺，其巔石崖如城郭一般，昔人避兵之處。近來土人說此嶺有靈異，夜間石崖中，往往有紅光照耀。又有樵者到崖畔，有異香撲鼻。」宋江聽罷，便道：「如此卻符合李逵的夢。」是日兵行六十里安營，於路無話。不則一日，來到壺關之南，離關五里下寨。

卻說壺關原在山之東麓，山形似壺，漢時始置關於此，因此叫做壺關。山東有抱犢山，與壺關山麓相連。壺關正在兩山之中，離昭德城南八十里外，乃昭德之險隘。上有田虎手下猛將八員，精兵三萬鎮守。那八員猛將是誰：

山士奇

陸輝

史定

吳成

仲良

雲宗武

伍肅

竺敬

卻說山士奇原是沁州富戶子弟，膂力過人，好使鎗棒，因殺人權罪，遂投田虎部下，拒敵有功，僞受

兵馬都監之職。慣使一條四十斤重渾鐵棍，武藝精熟。田虎聞朝廷差宋江等兵馬來，特差他到昭德，挑選精兵一萬，協同陸輝等鎮守壺關。彼處一應調遣，俱得便宜行事，不必奏聞。

山士奇到壺關，知蓋州失守，料宋兵必來取關，日勸兵秣馬，準備迎敵。忽報宋兵已到關南五里外扎營，士奇整點馬軍一萬，同史定、竺敬、仲良，各各披掛上馬，領兵出關迎敵，與宋兵對陣。兩邊列成陣勢，用強弓硬弩，射住陣腳。兩陣裏花腔鼙鼓，搥，雜彩繡旗搖。北陣門旗開處，一將立馬當先，看他怎生結束：

鳳翅明盔穩戴，魚鱗鎧甲重披。錦紅袍上織花枝，獅蠻帶瓊瑤密砌，純鋼鐵棍緊挺，青毛驥馬頻嘶。壺關新到大將軍，山都監士奇便是。

山上奇高叫：「水注草寇，敢來侵犯我邊疆！」那邊「豹子頭」林冲驍馬出陣，喝道：「助唐匹夫，天兵到來，兀是抗拒！」撚矛縱馬，直搶士奇。二將搶到垓心，兩軍吶喊，二騎相交，四條臂膊縱橫，八隻馬蹄撥亂，鬪經五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林冲暗暗喝采。竺敬見士奇不能取勝，拍馬飛刀助戰。那邊「沒羽箭」張清飛馬接住。四騎馬在陣前兩對兒廝殺。張清與竺敬鬪至二十餘合，張清力怯，拍馬便走。竺敬驍馬

趕來，張清帶住花鎗，向錦袋內取一石子，扭過身軀，覷定竺敬而門，一石子飛去，喝聲道：「着！」正中竺敬鼻凹，翻身落馬，鮮血迸流。張清回馬撻槍來刺，北陣裏史定、仲良雙出，死救得脫。關上見打翻一將，恐士奇有失，遂鳴金收兵。宋江亦令鳴金收兵回寨，與吳用商議道：「今日打翻一員賊將，少挫銳氣。我見山勢險峻，關形壯固，用何良策，可破此關？」林冲道：「來日扣關搦戰，一定要殺卻那個賊將，衆兄弟迸力衝殺上去。」吳用道：「將軍不可造次。」孫武子云：「不可勝者，守也可；勝者，攻也。」謂敵未可勝，則我當自守，彼敵可勝，則攻之爾。」宋江道：「軍師之言甚善。」

次日，林冲、張清來稟宋先鋒，要領兵搦戰。宋江分付道：「縱使戰勝，亦不得輕易上關。再令徐寧、索超領兵接應。」當下林冲、張清領五千軍馬，在關下搖旗擂鼓，辱罵搦戰，從辰至午，關上不見動靜。林冲與張清卻待要回寨，猛聽的關內一聲砲響，關門開處，山士奇、同伍肅、史定、吳成、仲良，領兵二萬，衝殺下來。林冲對張清道：「賊人乘我之疲，我等努力向前。」後隊索超、徐寧，領兵一齊上前。兩邊列陣，更不打話，尋對廝殺。林冲、同伍肅、士奇出馬，張清撻梨花鎗接住。吳成、史定雙出，索超揮斧躍馬，力敵二將。當下兩軍迭聲吶喊，七騎馬在征塵影裏，殺氣叢中，燈影般捉對廝殺。正鬪到酣鬧處，「豹子頭」林冲大

喝一聲，只一矛將伍肅戳下馬來。吳成、史定兩個戰索超，兀是力怯，見那邊伍肅落馬，史定急賣個破綻，拍馬望本陣奔去。吳成見史定敗陣，隔關斧要走，被索超揮斧砍為兩段。山士奇見折了二將，撥馬回陣。張清趕上，手起一石子，打着腦後，頭盔鏗然有聲，驚的士奇伏鞍而走。仲良急領兵進關，被林冲等驅兵冲殺過來，北軍大敗。山士奇領兵亂攔入關，閉門不迭。林冲等直殺至關下，被關上矢石打射下來，因此不能得入。林冲左臂中一矢，收兵回寨。宋江令安道全療治林冲箭瘡，幸的甲厚，不致傷重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山士奇進關，計點軍士，折去二千餘名，又折了二將。對衆商議：一面差人往威勝、晉王處說，宋江等兵強將猛，難以抵敵，乞添差良將鎮守，庶保無虞；一面密約抱犢山守將唐斌、文仲容、崔楚，領精兵悄悄地出抱犢之東，抄宋兵之後。約定日期，放砲為號，我這里領兵出關，冲殺下來，兩路夾攻，必獲全勝。當下計議已定，堅守關隘，只等唐斌處消息不題。

再說宋先鋒見壺關險阻，急切不能破，相拒半月有餘，正在帳中納悶，忽報衛州關將軍差人馳書到來，內有機密事情。宋江與吳用連忙拆開觀看，書中說：

抱犢山寨主唐斌，原是蒲東軍官，為人勇敢剛直，素與關某結義。被勢豪陷害，唐斌忿怒，殺死仇

家官府追捕緊急。那時白蒲東南下，欲投梁山，路經此山被劫。當下唐斌與本山頭目文仲容、崔楚爭鬪，文崔二人，都不能贏他，因此請唐斌上山，讓他爲寨主。舊年因田虎侵奪壺關，要他降順。唐斌本意不肯，後見勢孤，勉強降順。卻只在本山住扎，爲壺關犄角，以備南兵。近聞關某鎮守衛州，新歲元旦，唐斌單騎潛至衛州，訴說向來衷曲。他久慕兄長忠義，本欲歸順天朝，投降兄長麾下，建功贖罪。關某單騎同唐斌到抱犢山，見文仲容、崔楚二人爽亮，毫無猥瑣之態。二人亦欲歸順，密約相機獻關，以爲進身之資。

宋江詳悉來書，與吳用計議，按兵不動，只看關內動靜，然後策應。

卻說山士奇差人密約唐斌悄悄地出兵，軍人回報：「自今月明如晝，待月晦進兵，務使敵人不覺爲妙。」士奇道：「也見得是。」一連過了十幾日，宋軍也不來攻打，忽報唐斌節數騎，從抱犢山側馳至關內。須臾，唐斌到關，參見山士奇。唐斌道：「今夜三更，文仲容、崔楚領兵一萬，潛出抱犢山之東，人披軟戰馬，摘響鈴，黎明必到宋兵寨後，這里可速準備出關接應。」士奇喜道：「兩路夾擊，宋兵必敗！」士奇置酒管待。至暮，唐斌上關探望道：「奇怪，星光下，卻像關外有人哨探的。」一頭說，便向親隨軍士箭壺中，

取兩枝箭，望關外射去。也是此關合破，關外真個有幾個軍卒，奉宋先鋒將令，在黑影裏潛探關中消息。唐斌那枝箭，可地射着一個軍卒右股；但射的股肉疼痛，卻似無箭鏃的。軍士怪異，取箭細看，原來有許多絹帛，緊緊纏縛着箭鏃。軍卒知有別情，飛奔至寨中，報至宋先鋒。宋江在燈燭之下，拆開看時，內有蠅頭細字幾行，卻是唐斌密約。次日黎明獻關，有文仲容、崔瑩領兵潛至先鋒寨後，只等砲響，關內殺出接應。那時唐斌在彼，乘機奪關。宋先鋒乞速準備進關。宋江看罷，與吳用密議準備。吳用道：「關將軍料無差誤；然敵兵出我之後，不可不做準備。當令孫立、朱仝、單廷珪、魏定國、燕順領兵一萬，捲旗息鼓，潛往寨後。如遇文崔二將兵到，勿令彼遽逼營寨，直待我兵已得此關，聽放轟天子母號砲，方可容地近前。再令徐寧、索超領兵五千，潛往寨東埋伏；林冲、張清領兵五千，潛往寨西埋伏。只聽寨內砲響，兩路齊出接應，合兵沖殺上關。萬一我兵中彼奸計，即來救應。」宋江道：「軍師籌畫甚善！」當下依議傳令，衆將遵守準備去了。

再說山士奇在關內得唐斌消息，專聽宋兵寨後砲聲。候至天明，忽聽得關南連珠砲響，唐斌同士奇上關眺望，見宋軍寨後塵起，旌旗錯亂。唐斌道：「此必文崔二將兵到，可速出關接應。」山士奇同史

定領精兵一萬，先出關衝殺，令唐斌、陸輝領兵一萬，隨後策應，卻令竺敬、仲良住扎關上。當下宋兵見關上衝出兵來，望後急退。山士奇當先驅兵捲殺過來，猛聽的一聲砲響，宋兵左右，撞出兩彪軍馬，殺奔前來。唐斌見宋兵兩隊殺出，急回馬領兵搶上關來，橫矛立馬於門外。山士奇、史定正在分頭斷殺，宋寨中又一聲砲響，李達、鮑旭、項充、李袋領標槍牌手，滾殺過來。山士奇知有準備，急招兵回馬上關。關前一將，立馬大叫道：「唐斌在此，壺關已屬宋朝，山士奇可速下馬投降！」手起一矛，早把竺敬戳死。山士奇大驚，因知所措，領數十騎，望西抵死衝突去了。林冲、張清要奪關隘，也不來追趕，領兵殺上關來。那時李達等步兵輕捷，已搶上關，即放號砲，同唐斌趕殺把關軍士，奪了壺關。仲良被亂兵所殺。關外史定，被徐寧、確翻。北兵四散逃竄，棄下盔甲馬匹無數，殺死二千餘人，生擒五百餘名，降者甚衆。

須臾，宋先鋒等大兵次第入關，唐斌下馬，拜見宋江道：「唐某犯罪，聞先鋒仁義，那時欲奔投大寨，只因無個門路，不獲拜識尊顏。今天假其便，使唐某得隨鞭鐙，實滿平生之願。」說罷，又拜。宋江答禮不迭，慌忙扶起道：「將軍歸順朝廷，同宋某蕩平叛逆，宋某回朝，保奏天子，自當優敘。」次後孫立等衆將，與同文仲容、崔瑩，領兩路兵馬，屯扎關外聽令。宋江傳令文崔二將入關相見。孫立等統領兵馬，且屯扎

關外。文仲容，崔楚進關參拜宋先鋒道：「文某崔某有緣，得侍麾下，願效犬馬。」宋江大喜道：「將軍等同賺此關，功勳不小。宋某於功績簿上，一一標記。」明日，卽令設宴，與唐斌等二人慶賀；一面計點關內外軍士，新降兵二萬餘人，獲戰馬一千餘匹。衆將都來獻功。宋先鋒賞勞將佐軍兵已畢，宋江問唐斌，昭德關中兵將多寡。唐斌道：「城內原有三萬兵馬，山士奇選出一萬守關，今城中兵馬尙有二萬，正偏將佐共十員。那十員適是：

孫琪

葉聲

金鼎

黃鉞

冷寧

戴美

翁奎

楊春

牛庚

蔡澤

唐斌又道：「田虎恃壺關爲昭德屏障，壺關已破，田虎失一臂矣。唐某不才，願爲前部去打昭德。」當下陵川降將耿恭，願同唐斌爲前部，宋江依允。少頃，宋江對文仲容，崔楚道：「兩位素居抱犢山，知彼情形，威風久著。宋某欲令二位管令本部人馬，仍往抱犢屯，扎以當一面。待宋某打破昭德，那時請將軍相會，不知二位意下如何？」文仲容，崔楚同聲答道：「先鋒之令，安敢不遵？」當下酒罷，文，崔辭別宋先鋒，往抱犢去了。

次日宋先鋒陸帳，令戴宗往晉寧盧先鋒處探聽軍情，速來回報。戴宗遵令起程不題。宋江與吳用計議，分撥軍馬，攻打昭德。唐斌、耿恭領兵一萬，攻打東門；索超、張清領兵一萬，攻打南門；卻空着西門，防威勝救兵至，恐內外衝突不便。又令李達、鮑旭、項充、李袞領步兵五百爲游兵，往來接應。令孫立、朱仝、燕順領兵進關，同樊瑞、馬麟管領兵馬，鎮守壺關。分撥已定，宋先鋒與吳學究統領其餘將佐，拔寨起行，離昭德城兩十里下寨不題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威勝僞省院官，接得壺關守將山士奇及晉寧田彪告急申文，奏知田虎說宋兵勢大，壺關、晉寧兩處危急。田虎陞殿，與衆人計議，發兵救援。只見班部中閃出一個人，首戴黃冠，身披鶴氅，上前奏道：「臣啟大王，臣願往壺關退敵。」那人姓喬，單名個，字洞。其先原是陝西涇原人。其母懷孕，夢射入室，後化爲鹿，夢覺產列。那喬八歲好使鎗弄棒，偶游崆峒山，遇異人傳授幻術，能呼風喚雨，駕霧騰雲。也曾往九宮、二仙山訪道，羅真人不肯接見，令道童傳命，對喬說：「你攻於外道，不悟玄微，待你遇德魔降，然後見我。」喬洞純然而返，自恃有術，游浪不羈。因他多幻術，人都稱他做「幻魔君」。後來到安定州。本州亢陽五個月，雨無涓滴。州官出榜，如有祈至雨澤者，給信賞錢三千貫。喬洞揭榜上壇，

甘霖大游州官見兩足，把這信賞錢不在意了。也是喬冽合當有事，本處有個歪學究，姓何名才，與本州庫吏最密，當下探知此事，他便攬撥庫吏，把信賞錢大半孝順州官，其餘侵來入己。何才與庫吏借貸，也拈得些兒油水。庫吏卻將三貫錢把與喬冽道：「你有恁般高術，要這錢也沒用頭。我這里正項錢糧，兀自起解不足，東挪西撮。你這項信賞錢，依着我，權且存置庫內，日後要用，卻來陸續支取。」喬冽聽了大怒道：「信賞錢原是木州富戶協助的，你如何恣意侵尅？庫藏糧餉，都是民脂民膏，你只顧侵來肥己，買笑追歡，敗壞了國家許多大事。打死你這污濫腌臢，也與庫藏除了一蠹！提起拳頭，劈臉便打。那庫吏是酒色淘虛的人，更兼身體肥胖，未動手先是氣喘，那里架隔得住。當下被喬冽拳頭腳踢，痛打一頓，狼狽而歸，臥牀四五日，嗚呼哀哉，傷重而死。庫吏妻孥，在本州投了狀詞。州官也七分猜着，是因信賞錢弄出這事來。押紙公文，差人勾捉兇身喬冽對問。喬冽探知此事，連夜逃回涇原收拾，同母離家，逃奔到威勝，更名改姓，扮做「全真」，把列字改做清字，起個法號，叫做道清。未幾，田虎作亂，知道清有術，勾引入夥，捏造妖言，逞弄幻術，煽惑愚民，助田虎侵奪州縣。田虎每事靠道清做主，偽封他做護國靈感真人，軍師左丞相之職。那時方纔出姓，因此都稱他做國師喬道清。當下喬道清啓奏田虎，願部領軍馬，往靈關

拒敵。田虎道：「國師恁般替寡人分憂！」說還未畢，又見殿帥孫安上殿啓奏：「臣願領軍馬去援晉寧。」田虎加封喬道清，孫安爲征南大元帥，各撥兵馬二萬前去。喬道清又奏道：「壺關危急，臣選輕騎，星馳往救。」田虎大喜，令樞密院分撥兵將，隨從喬道清，孫安進征。樞密院得令，選將撥兵，交付二人。喬道清、孫安即日整點軍馬起程。

那個孫安與喬道清同鄉，他也是涇原人。生的身長九尺，腰大八圍，頗知韜略，膂力過人。學得一生出色的好武藝，慣使兩口鑿鐵劍。後來爲報父仇，殺死二人，因官府追捕緊急，棄家逃走。他素與喬道清交厚，聞知喬道清在田虎手下，遂到威勝，投訴喬道清。道清薦與田虎，拒敵有功，僞受殿帥之職。今日統領十員偏將，軍馬二萬，往救晉寧。那十員偏將是誰，適是：

梅玉

秦英

金顏

陸清

畢勝

潘迅

楊芳

馮昇

胡邁

陸芳

那十員偏將，都僞授統制之職。當下孫安辭別喬道清，統領軍馬，望晉寧進發。不題。

再說喬道清將二萬軍馬，着團練聶新、馮琦統領，隨後自己同四員偏將先行。那四員：

雷震

倪麟

費珍

薛燦

那四員偏將，都僞授總管之職，隨着喬道清，管領精兵二千，尾望昭德進發。不則一日，來到昭德城北十里外，前騎探馬來報：「昨日被宋兵打破壺關，目今分兵三路，攻打昭德城池。」喬道清聞報，大怒道：「這廝們恁般無禮！教他認俺的手段。」領兵飛奔前來。正遇唐斌、耿恭，領兵攻打北門。忽報西北上有二千餘騎到來，唐斌、耿恭列陣迎敵。喬道清兵馬已到，兩陣相對，旗鼓相望。南北向離一箭之地。唐斌、耿恭看見北陣前四員將佐，簇擁着一個先生，立馬於紅羅寶蓋下。那先生怎生模樣，但見：

頭戴紫金嵌寶魚尾道冠，身穿皂沿邊烈火錦鶴氅，腰繫雜色綵絲縲，足穿雲頭方赤鳥。仗一口銀鑄鐵古劍，坐一匹雪花銀驃馬。八字眉碧眼落腮鬚，四方口聲與鏡相似。

那先生馬前皂旗上，金寫兩行十九個大字，迺是：「護國靈威真人，軍師左丞相，征南大元帥喬。」耿恭看罷，驚駭道：「這個人利害！」兩軍未及交鋒，恰遇李遼等五百游兵突至，李遼便欲上前。耿恭道：「此人是晉王手下第一個了得的，會行妖術，最是利害。」李遼道：「俺搶上去砍了那撮鳥，卻使甚麼烏術？」唐斌也說：「將軍不可輕敵。」李遼那里肯聽，揮板斧衝殺上去，鮑旭、項充、李袁，恐李遼有失，領

五百團牌標鎗手，一齊滾殺過去。那先生呵呵大笑，喝道：「這厮不得狂逞！」不慌不忙，把那口寶劍，望空一指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好好地白日青天，霎時黑霧漫漫，狂風颯颯，飛土揚塵。更有一團黑氣，把李逵等五百餘人罩住，卻似攝入黑漆皮袋內一般，眼前並無一隙亮光，一毫也動彈不得，耳畔但聽的風雨之聲，卻不知身在何處。任你英雄好漢，不能插翅飛騰。你便火首金剛，怎逃地網天羅；八臂那吒，難脫龍潭虎窟。畢竟李逵等衆人危困，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五回

宋公明忠感后土 喬道清術敗宋兵

話說「黑旋風」李逵，不聽唐斌，耿恭說話，領衆將殺過陣去，被喬道清使妖術困住，五百餘人，都被生擒活捉，不會走脫半個。耿恭見頭勢不好，撥馬望東，連打兩鞭，預先走了。唐斌見李逵等被陷，軍兵慌亂，又見耿恭先走，心下尋思道：「喬道清法術利害，倘走不脫時，落得被人恥笑。我聞軍士不怯死而滅名，到此地位，怎顧得性命！」唐斌捨命撚矛，縱馬衝殺過來。喬道清見他來得兇猛，連忙捏訣念咒，喝

聲道「疾！」就本陣內捲起一陣黃沙，望唐斌撲面飛來。唐斌被沙迷眼目，舉手無措，早被軍士趕上，把左腿刺了一鎗，顛下馬來，也被活捉去了。原來北軍有例，凡解生擒將佐到來，賞賜倍加，所以衆將不會被害。那時唐斌部下萬人馬，都被黃沙迷漫，殺的人亡馬倒，星落雲散，軍士折其大半。

且說林冲，徐寧在東門，聽的城南喊殺連天，急領兵來接應。那城中守將孫琪等，見是喬道清旗號，連忙開門接應，李逵等已被他捉入城中去了。只見那耿恭同幾個敗殘軍卒，跑的氣喘急促，鞍歪轡側，頭盔也倒在一邊，見了林冲，徐寧，方纔把馬勒住。林冲，徐寧忙問何處軍馬，耿恭七顛八倒的說了兩句。林冲，徐寧急同耿恭投大寨來，恰遇王英，扈三娘領三百騎哨到，得了這個消息，一同來報知宋先鋒。耿恭把李逵等被喬道清擒捉的事，備細說了。宋江聞報大驚，哭道：「李逵等性命休矣！」吳用勸道：「兄长且休煩惱，快理正事。賊人既有妖術，當速往靈關取樊瑞抵敵。」宋江道：「一面去取樊瑞，一面進兵，問那賊道討李逵等衆人。」吳用苦諫不聽。

當下宋先鋒令吳用統領衆將守寨，宋江親自統領林冲，徐寧，魯智深，武松，劉唐，湯隆，李雲，郁保四八員將佐，軍馬二萬，即刻望昭德城南殺去。索超，張清接着，合兵一處，搖旗擂鼓，呐喊篩籬，殺奔城下來。

卻說喬道清進城，陞帥府，孫琪等十將參見畢，孫琪等正欲設宴款待，探馬忽報宋兵又到。喬道清怒道：「道謝無禮！」對孫琪道：「待我捉了宋江便來。」卽上馬統領四員偏將，三千軍馬，出城迎敵。宋兵正在列陣搦戰，只見城門開處，放下吊橋，門內擁出一彪軍來，當先一騎上面，坐着一個先生，正是「幻魔君」喬道清，仗着寶劍，領軍過吊橋。兩軍相迎，旗鼓相望，各把強弓硬弩，射住陣腳，兩陣中吹動畫角，戰鼓齊鳴。宋陣裏門旗開處，宋先鋒出馬，郝保四捧着帥字旗，立於馬前，左有林冲，徐寧，魯智深，劉唐，右有索超，張清，武松，湯隆，八員將佐擁護。宋先鋒怒氣填胸，指着喬道清罵道：「助逆賊道，快放還我幾個兄弟及五百餘人，略有遲延，拿住你碎屍萬段！」道清喝道：「宋江不得無禮！俺便不放還你，看你怎地拿我！」宋江大怒，把鞭梢一指，林冲，徐寧，索超，張清，魯智深，武松，劉唐，一齊冲殺過來。喬道清叩齒作法，捏訣念咒，把劍望西一指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霎時有無數兵將，從西飛殺過來，早把宋兵衝動。喬道清又把劍望北一指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須臾，天昏地暗，日色無光，飛砂走石，撼地搖天。林冲等衆將，正殺上前，只見前面都是黃砂黑氣，那裏見一個敵軍。宋軍不戰自亂，驚得坐下馬亂攔咆哮。林冲等急回馬擁護宋江，望北奔走。喬道清招兵掩殺，趕得宋江等軍馬星落雲散，七斷八續，呼兄喚弟，覓子尋爺。宋

江等忙亂奔走，未及半里之地，前面恁般奇怪，適纔兵馬來時，好好的平原曠野，卻怎麼濶濶漫漫，一望都是白浪滔天，無涯無際，卻似個東洋大海。就是肋生兩翅，也飛不過。後面兵馬趕來，眼見得都是個死。魯智深、武松、劉唐齊聲大叫：「難道束手就縛？」三個奮力回身，向北殺來。猛可地一聲霹靂，半空中現出二十餘尊金甲神人，把兵器亂打下來，早把魯智深、武松、劉唐打翻，北軍趕上，也被活捉去了。又聽的大喊道：「宋江下馬受縛，免汝一死！」宋江仰天歎道：「宋江死不足惜，只是君恩未報，雙親年老，無人奉養；李逵等這幾個兄弟，不會救得。事到如今，只拚一死，免得被擒受辱。」林冲、徐寧、索超、張清、湯隆、李雲、郁保四七個頭領，擁着宋江，圍聚一塊，都道：「我等願隨兄長，爲厲鬼殺賊！」郁保四到如此窘迫慌亂的地位，身上又中了兩矢，那面帥字旗，兀是挺挺的捧着，緊緊跟隨宋先鋒，不離尺寸。北軍見帥字旗未倒，不敢胡亂上前。

宋江等已掣劍在手，都欲自刎，猛見一個人走向前來，止住衆人道：「休要如此，衆人勿憂。我位尊位貴，見汝等忠義，特來尅那妖水，救汝等歸寨。」衆將看那人時，生得奇異：頭長兩塊肉角，遍體青黑色，赤髮裸形，下體穿條黃襪，左手執一個鈴鐺。那人就地撮把土，望着那前面海大般白浪滔天的水，只一

撒轉眼間，就現出原來平地。對衆人道：「汝等應有數日災厄。今妖水已滅，可速歸營。差人到衛州，方可解救。汝等勉力報國。」言訖，化陣旋風，寂然不見。衆人驚訝不已，保護宋江投奔南來。行過五六里，忽見盧頭起處，又有一彪兵馬，自南而來，卻是吳用、同王英、扈三娘、孫新、顧大嫂、解珍、解寶，領兵一萬，前來接應。宋江對吳用道：「不聽賢弟之言，險些兒不得相見！」吳用道：「且到寨中再說。」衆人次第入到寨裏，把那兵敗被困遇神的事備述。吳用以手加額道：「位尊戊己，土神也。兄長忠義，感動后土之神，土能尅水。」宋江等方纔省悟，望空拜謝。

此時天色將暮，有敗殘軍士逃回說，混亂之中，又被昭德城中孫琪、葉聲、金鼎、黃鉞等開南門領兵掩殺，死者甚衆，其餘四散逃竄。宋江計點軍士，損折萬餘。吳用對宋江道：「賊人會使妖術，連勝兩陣，可速用計准備，隄防劫寨。况我兵驚恐，凡杯蛇鬼車，風兵草甲，無往非憾志之物。當空着此寨，只將羊蹄點鼓，我等大兵，退十里另扎營寨。」當下宋江傳令，大兵退十里。吳學究又教宋先鋒傳令，須分扎營寨，大寨包小寨，隅落鈎連，曲折相對，如李藥師「六花陣」之法。衆將遵令，扎寨方畢，忽報樊瑞奉令從查關馳到。入寨參見了宋先鋒，問知喬道清備細，樊瑞道：「兄長放心，無非是妖術。待樊某明日作法擒他。」

吳用道：「他若不來搗戰，我這里只按兵不動，待公孫一清到來，再作計較。」宋江便令張清、王英、解珍、解寶，領輕騎五百，星夜出關，馳往衛州，接收公孫勝，到此破敵解救。張清等拈扎馬匹，辭別宋江去了。當下宋兵深栽鹿角，牢豎柵寨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帶甲枕戈，提鈴喝號，宋江等乘燭待旦不題。

再說喬道清用術困住宋江，正待上前擒捉，忽見前面水無涓滴，宋江等已遁去，驚疑不已道：「我這法非同小可，他如何便曉得解破？想軍中必有異人。」當下收兵，同孫琪等入城，陞坐帥府。孫琪等一面設宴慶賀，軍士將魯智深、武松、劉唐，又先提的李逵、鮑旭、項充、李袞、唐斌，綁縛解到帳前。孫琪立在喬道清左側，看見唐斌，便罵道：「反賊，晉王不曾負你。」唐斌喝道：「你每的死期也到了。」喬道清叫衆人都說姓名上來。李逵睜圓怪眼，倒豎虎鬚，挺胸大罵道：「賊道聽着，我是黑爺爺，「黑旋風」李逵。」魯智深、武松等都繇他問，氣憤憤的只不開口。喬道清教拿那廝們的軍卒上來，無移時，刀斧手將軍卒解到。喬道清一一問過，知道他每都是宋兵中勇將，便對衆人道：「你們若肯歸降，待我奏過晉王，都大大的封你們官爵。」李逵大叫如雷道：「你看老爺輩是甚麼樣人，你卻放那鳥屁。你要砍黑爺爺，憑你拿去，砍上幾百刀，若是黑爺爺皺眉，就不算好漢。」魯智深、武松、劉唐等齊聲罵道：「妖道，你休要做夢！我

這幾個兄弟的頭可斷，這幾條鐵腿屈不轉的。」喬道清大怒，喝教都推出去，斬訖來報。魯智深呵呵大笑道：「洒家視死如歸，今日死得正路。」一刀斧手簇擁着衆人下去。喬道清心中思想，我從來不曾見恁般的硬漢，且留着他，每卻再理會。當下喬道清疾忙傳令，教軍士且把這夥人放轉，監禁聽候。武松罵道：「醜賸反賊，早早把俺砍了乾淨！」喬道清低頭不語，衆軍卒把李遠等一行人監禁去了。

喬道清見「三昧神水」的法不靈，心中已有幾分疑慮，只在城中屯扎，探聽宋兵的動靜。因此兩家都按兵不動。一連的過了五六日，聶新、馮玘領大兵已到，入城參見喬道清，盡將兵馬收入城中扎住。喬道清見宋兵緊守營寨，不來廝殺，料無別謀，整點軍馬，統領將佐，同孫琪、戴美、聶新、馮玘等，領兵二萬，五鼓出城，扎寨城南五龍山，平明進兵。喬道清對孫琪道：「今日必要擒捉宋江，恢復壺關。」孫琪道：「全賴國師相公法力。」當下喬道清統領軍馬一萬，望宋江大寨殺來。小軍探聽的實，飛報宋先鋒。宋江令樊瑞、單廷珪，魏定國，整點軍兵，拴縛馬匹，準備迎敵。喬道清在高阜處觀看宋兵營寨，但見：

四面八向之有準，前後左右之相救；

門戶開闢之有法，吸呼聯絡之有度。

喬道清暗喝采，只聽的宋寨中一聲破響，寨門開處，擁出一彪軍來。兩陣裏彩旗招動，鼙鼓振天。喬道清卜高阜，出到陣前，雷震，倪麟，費珍，薛燦擁護左右，宋陣裏旌旗開處，一將縱馬出陣，正是「混世魔王」樊瑞。手仗寶劍，指着喬道清大罵：「賊道，怎敢逞兇？」喬道清心中思忖道：「此人一定會些法術，我且試他一試。」便對樊瑞喝道：「無知敗將，敢出穢言。你敢與我比武藝麼？」樊瑞道：「你要比武藝，上前來喫我一劍！」兩軍吶喊擂鼓。樊瑞拍馬挺劍，直取喬道清。道清躍馬揮劍相迎，二劍並舉，兩魔相鬪。起先兀是兩騎馬絞做一團廝殺，次後各運神通，只見兩股黑氣，在陣前左旋右轉，一往一來的亂滾。兩邊軍士都看的呆了。樊瑞戰到酣處，覷個破綻，望喬道清一劍砍去，只砍個空，險些兒顛下馬來。原來喬道清故意賣個破綻，哄樊瑞砍來，自己卻使個烏龍蛻骨之法，早已歸到陣前，呵呵大笑。樊瑞惶恐歸陣。宋陣左右門旗開處，左邊飛出「聖水將軍」單廷珪，領五百步兵，盡是黑旗黑甲，手執團牌標槍，鋼叉利刃；右邊飛出「神火將軍」魏定國，領五百火軍，身穿絳衣，手執火器，前後擁出五十輛火車，車上都裝蘆葦引火之物。軍人背上各拴鐵葫蘆一個，內藏硫黃藥，五色烟藥，一齊點着。那兩路軍兵：左邊的烏雲捲地，右邊的烈火飛騰，一開衝殺過來，北軍驚懼欲退。喬道清喝道：「退後者斬！」右手仗着

寶劍口中念念有詞，霎時烏雲蓋地，風雷大作，降下一陣大塊冰雹，望「聖水」「神火」軍中亂打下來，霹靂交加，火燄滅絕。衆軍被冰雹打得星落雲散，抱頭鼠竄。單廷珪、魏定國嚇得魂不附體，舉手無措，抵死逃回本陣。「聖水」「神火」將軍，以此翻成畫餅。須臾，雹散雲收，仍是青天白日，地上兀是有如鷄卵似拳頭的無數冰塊。喬道清看宋軍時，打得頭損額破，眼瞎鼻歪，踏着冰塊，便滑一跌。喬道清揚武耀威高叫道：「宋兵中再有手段高強，神通廣大的麼？」樊瑞羞忿交集，披髮仗劍，立於馬上，使盡平生法力，口中念動咒語，只見狂風四起，飛砂走石，天愁地暗，日色無光。樊瑞招動人馬，衝殺過來，喬道清笑道：「最你這烏術，幹得甚事！」便也仗劍作法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只見風盡隨着宋軍亂滾；半空中又是一聲霹靂，無數神兵天將，殺將下來。宋陣中馬嘶人喊，亂攙起來；喬道清同四個偏將，縱軍掩殺。樊瑞法術不靈，抵當不住，回馬便走。

北軍追趕上來，正在萬分危急，猛見宋寨中一道金光射來，把風砂沖散，那些天兵神將，都亂紛紛墜落陣前；衆人看時，卻是五彩紙剪就的。喬道清見破了「神兵法」，大展神通，披髮仗劍，捏訣念咒，喝聲道「疾！」又使出「三昧神水」的法來。須臾，有千萬道黑氣，從壬癸方滾來。只見宋陣中一個先生，

驃馬出陣，仗口松紋古定劍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猛見半空裏有許多黃袍神將，飛向北去，把那黑氣衝滅。喬道清喫了一驚，手足無措。宋軍見這個先生破了妖術，齊聲大罵：「喬道清妖賊，如今有手段高強的來了。」喬道清聽了這句，羞的徹耳通紅，望本陣便退。喬道清生平逞弄神通，今日垂首喪氣，正是總教掬盡三江水，難洗今朝一面羞。畢竟宋陣裏破妖術的先生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六回

「幻魔君」術竅五龍山 「入雲龍」兵圍百谷嶺

話說宋陣裏破喬道清妖術的那個先生，正是「入雲龍」公孫勝。他在衡州接了宋先鋒將令，卽同王英、張清、解珍、解寶，晝夜趕到軍前。入寨參見了宋先鋒，恰遇喬道清逞弄妖法，戰敗樊瑞。那日是二月初八日，干支是戊午，戊屬土。當下公孫勝就請天干神將，尅破那王癸水，掃蕩妖氛，現出青天白日。宋江、公孫勝兩騎馬同到陣前，看見喬道清羞慚滿面，領軍馬望南便走。公孫勝對宋江道：「喬道清法敗奔走，若放他進城，便深根固蒂。兄長疾忙傳令，教徐寧、索超，領兵五千，從東路抄至南門，絕住去路。王英、

孫新領兵五千，馳往西門截住。如遇喬道清兵敗到來，只截住他進城的路，不必與他厮杀。」宋江依計傳令，分撥衆將遵令去了。

此時兀是已牌時分，宋江同公孫勝統領林冲、張清、湯隆、李雲、扈三娘、顧大嫂七個頭領，軍馬二萬，趕殺前來。北將雷震等保護喬道清，且戰且走。前面又有軍馬來，卻是孫琪、聶新領兵接應，合兵一處。剛到五龍山寨，聽得後面宋兵鳴鑼擂鼓，喊殺連天，飛趕上來。孫琪道：「國師入寨住扎，待孫某等與他決一死戰。」喬道清在衆將面前誇了口，況且自來行法，不曾遇着對手，今被宋兵追迫，十分羞怒，便對孫琪道：「你們且退後，待我上前拒敵。」即便勒兵列陣，一馬當先，雷震等將簇擁左右。喬道清高叫：「水草寇，焉得這般欺負人，俺再與你決個勝敗。」原來喬道清生長涇原，是極西北地面，與山東道路遙遠，不知宋江等衆兄弟詳細。

當下宋陣裏把旗左招右展，一起一伏，列成陣勢，兩陣相對，吹動畫角，戰鼓齊鳴。南陣裏黃旗磨動，門旗開處，兩騎馬出陣，中間馬上坐着山東「呼保義」，及時雨「宋公明」，左手馬上坐的是「入雲龍」公孫一清，手中仗劍，指着喬道清說道：「你那學術，都是外道，不聞正法，快下馬歸順！」喬道清仔

細看時，正是那破法的先生，但見：

皇冠攢玉，鶴縷縷金。九宮衣服燦雲霞，六甲風雷藏寶訣。腰繫雜色彩絲縷，手仗松紋古定劍。穿一雙雲縷赤朝鞋，騎一匹黃驃昂首馬。八字神眉杏子眼，一部掩口落腮鬚。

當下喬道清對公孫勝道：「今日偶爾行法不靈，我如何便降服你？」公孫勝道：「你還敢逞弄那烏術麼？」喬道清喝道：「你也小覷俺，再看俺的法！」喬道清抖擻精神，口中念念有詞，把手望費珍一招，只見費珍手中執的那條點鋼鎗，卻似被人劈手一奪的，忽地離了手，如騰蛇般飛起，望公孫勝刺來。公孫勝把劍望秦明一指，那條狼牙棍，早離了手，迎着鋼鎗，一往一來，掉風般在空中相闖；兩軍迭聲喝采。猛可的一聲響，兩軍發喊，空中狼牙棍，把鎗打落下來，嘩的一聲，倒插在北軍戰鼓上，把戰鼓搥破；那司戰鼓的軍士，嚇得面如土色。那條狼牙棍，依然復在秦明手中，恰似不會離手一般。宋軍笑得眼花沒縫。公孫勝喝道：「你在大匠面前弄斧！」喬道清又捏訣念咒，把手望北一招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只見北軍寨後，五龍山回裏，忽的一片黑雲飛起，雲中現出一條黑龍，張鱗鼓鬣，飛向前來。公孫勝呵呵大笑，把手也望五龍山一招，只見五龍山回裏，如飛電般掣出一條黃龍，半雲半霧，迎住黑龍，空中相闖。喬道清又

叫：「青龍快來！」只見山頂上纔飛出一條青龍，隨後又有白龍飛出，趕上前迎住。兩軍看得目瞪口呆。喬道清仗劍大叫：「赤龍快出幫助！」須臾，山凹裏又騰出一條赤龍，飛舞前來。五條龍向空中亂舞，正按着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，互生互克，攪做一團。狂風大起，兩陣裏捧旗的軍士，被風捲動，一連顛翻了數十個。公孫勝左手仗劍，右手把麈尾望空一擲，那麈尾在空中打個滾，化成鴻雁般一隻鳥飛去。須臾，漸高漸大，扶搖而上，直到九霄空裏，化成個大鵬，翼若垂天之雲，望着那五條龍撲擊下來。只聽得刮刺刺的響，卻似青天裏打個霹靂，把那五條龍撲打得鱗散甲飄。原來五龍山有段靈異，山中常有五色雲現。龍神托夢居民，因此起建廟宇，中間供個龍王牌位；又按五方，塑成青、黃、赤、黑、白五條龍，按方向蟠旋於柱，都是泥塑金裝，彩畫就的。當下被二人用法遣來相關，被公孫勝用麈尾化成大鵬，將五條泥龍，搏擊的粉碎，望北軍頭上，亂紛紛打將下來。北軍發喊，躲避不迭，被那年久乾硬的泥塊，打得臉破額穿，鮮血迸流，登時打傷二百餘人，軍中亂攔。喬道清束手無術，不能解放。半空裏落下個黃泥龍尾，把喬道清劈頭一下，險些兒將頭打破，把個道冠打斃。公孫勝把手一招，大鵬寂然不見，麈尾仍歸手中。喬道清再要使妖術時，被公孫勝運動「五雷正法」的神通，頭上現出一尊金甲神人，大喝：「喬冽下馬受縛！」喬

道清口中喃喃的念咒，並無一毫兒靈驗，慌得喬道清舉手無措，拍馬望本陣便走。林冲縱馬攔矛趕來，大喝：「妖道休走！」北陣裏倪麟提刀躍馬接住。雷震驟馬挺戟助戰，這裏湯隆飛馬，使鐵瓜鎗架住。兩軍迭聲吶喊，四員將兩對兒在陣前廝殺。倪麟與林冲鬪過二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林冲鬪個破綻，一矛搯中馬腿，那馬便倒，把倪麟顛翻下來，被林冲向心窩脰察的一鎗搯死。雷震正與湯隆戰到酣處，見倪麟落馬，賣個破綻，撥馬便走，被湯隆趕上，把鐵瓜鎗照頂門一下，連盔帶頭打碎，死於馬下。宋江將鞭梢一指，張清、李雲、扈三娘、顧大嫂，一齊衝殺過來；北軍大亂，四散亂撞逃生，殺死者甚衆。

孫琪、聶新、費珍、薛燦保護喬道清，棄了五龍山寨，領兵欲進昭德。轉過山坡，離城尚有六七里，只聽得前面戰鼓喧天，喊聲大振，東首小路撞出一彪兵來，當先二將，乃是「金鎗手」徐寧，「急先鋒」索超。兩軍未及交鋒，昭德城內，見城外廝殺，守將戴美、翁奎領兵五千，開南門出城接應。徐寧、索超分頭拒敵。索超分兵二千，向北抵敵，戴美當先，與索超鬪十餘合，被索超揮金鎗斧，砍爲兩段。翁奎急領兵入城，索超趕殺上去，殺死北軍一百餘人，直趕至南門城下，翁奎兵馬已是進城去了。急拽起吊橋，緊閉城門，城上插木砲石，如雨般打將下來，索超只得回兵。

再說徐寧領兵三千，攔住北軍去路。北軍雖是折了一陣，此時尚有二萬餘人。孫琪、聶新二將，敵住徐寧兵馬；費珍、薛燦無心戀戰，領五千兵馬，保護喬道清投西奔走。這裏徐寧力敵孫琪，聶新二將，被北軍圍裹上來，正是寡不敵衆，看君圍在核心，卻得索超、宋江南北兩路兵都到。孫琪、聶新常不得三面攻擊。聶新被徐寧一金鎗刺中左臂，墜於馬下，被人馬踐踏如泥；孫琪奪路要走，被張清趕上，手起一鎗，擲中後心，撞下馬來。北兵大敗虧輸，三萬軍馬，殺死大半。殺得屍橫遍野，流血成河，棄下金鼓旗旛，盔甲馬匹無數，其餘兵馬，四散逃走了。

宋江、公孫勝、林冲、張清、湯隆、李雲、扈三娘、頭大嫂，與徐寧、索超合兵一處，共是二萬五千，聞喬道清同費珍、薛燦領五千兵馬，望西逃遁，欲上前追趕。此時已是申牌時分，兵馬鏖戰一日，飢餓困罷，宋先鋒正欲收兵回寨食息，忽報軍師吳用知宋先鋒等兵馬鏖戰多時，特令樊瑞、軍廷珪、魏定國，整點兵馬一萬，準備火把火炬，前來接應。宋先鋒大喜。公孫勝道：「既有這枝軍馬，兄長同衆頭領回寨食息，小弟同樊瑞、魏三位頭領，領兵追趕喬道清，務要降服那厮。」宋江道：「賴賢弟神功，解救災厄，賢弟遠來勞頓，同回大寨歇息了，明日卻再理會。喬道清這厮，法破計窮，料無他處。」公孫勝道：「兄長有所不知。本師

羅真人常對小弟說：「涇原有個喬冽，他有道骨，曾來訪道，我暫且拒他，因他魔心正重，亦是下土生靈造惡，殺運未終。他後來魔心漸退，機緣到來，遇德而服。恰有機緣遇汝，汝可點化他，後來亦得了悟玄微，日後亦有用着他處。」小弟在衛州，遵令前來，於路間妖人來歷，張將軍說降將耿恭，知他備細，道是喬道清，即涇縣喬冽。適纔見他的法，與小弟比肩相似，小弟卻得本師羅真人傳授「五雷正法」，所以破得他的法。此城叫做昭德，合了本師「遇德魔降」的法語。若放他逃遁，倘此人墮陷魔障，有違本師法旨。此機會不可捏過，小弟即刻就領兵追趕，相機降服他。」只一席話，說得宋江心胸豁然，稱謝不已。當下同衆將統領軍馬，回營食息。公孫勝同樊瑞、單廷珪、魏定國，統領一萬軍馬，追趕喬道清不題。

再說喬道清同費珍、薛燦，領敗殘兵馬五千，奔竄到昭德城西，欲從西門進城，猛聽得鼓角齊鳴，前面密林後飛出一彪軍來，當先二將，乃是「矮脚虎」王英、「小尉遲」孫新，領五千兵，排開陣勢，截住去路。費珍、薛燦抵死衝突。孫新、王英奉公孫一清的令，只不容他進城，卻不來趕殺，讓他望北去了。城中知喬道清術竅，大敗虧輸，宋兵勢大，惟恐城池有失，緊緊的閉了城門，那里敢出來接應。

無移時，孫新、王英見公孫勝同樊瑞、單廷珪、魏定國，領兵飛趕上來。公孫勝道：「兩位頭領，且到大

寨食息，待貧道自去趕他。」孫新、王英依令回寨。此時已是酉牌時分，卻說喬道清同費珍、薛燦，領敗殘兵，急急如喪家之狗，忙忙似漏網之魚，望北奔馳。公孫勝同樊瑞、單廷珪、魏定國，領兵一萬，隨後緊緊追趕。公孫勝高叫道：「喬道清快下馬降順，休得執迷！」喬道清在前面馬上高聲答道：「人各爲其主，你何故逼我太甚？」此時天色已暮，宋兵燃點火炬火把，火光照耀如白晝一般。喬道清回顧左右，止有費珍、薛燦及三十餘騎，其餘人馬已四散逃竄去了。喬道清欲拔劍自刎，費珍慌忙奪住道：「國師不必如此。」用手向前面一座山指道：「此嶺可以藏匿。」喬道清計窮力竭，隨同二將馳入山嶺。原來昭德城東北有座百谷嶺，相傳神農嘗百谷處。山中有座神農廟。喬道清同費珍二將屯扎神農廟中，手下止有十五六騎。只因公孫勝要降服他，所以容他遁入嶺中；不然，宋兵趕上，就是一萬個喬道清，也殺了。話不絮繁，卻說公孫勝知喬道清遁入百谷嶺，即將兵馬分四路，扎立營寨，將百谷嶺四面圍住。至二更時分，忽見東西兩路火光大火起，卻是宋先鋒回寨，復令林冲、張清各領兵五千，連夜哨探到來。與公孫勝合兵一處，共是二萬人馬，分頭扎寨，圍困喬道清不題。

且說宋江次日探知喬道清被公孫勝等將兵馬圍困於百谷嶺，即與吳學究計議攻城，傳令大兵

拔寨起營，到昭德城下。宋江分撥將佐到昭德，圍的水洩不通。城中守將葉聲等，堅守城池。宋兵一連攻打二日，城尙不破。宋江在城南寨中，見攻城不下，十分憂悶。李逵等被陷，不知性命如何，不覺潸然淚下。軍師吳用勸道：「兄長不必煩悶，只消用幾張紙，此城唾手可得。」宋江忙問道：「軍師有何良策？」當下吳學究不慌不忙，疊着兩個指頭，說出這條計來。有分教，兵不血刃，孤城破，將士投戈，百姓安。畢竟吳學究說出甚麼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七回

陳瑾諫官陸安撫 瓊英處女做先鋒

話說當下吳用對宋江道：「城中軍馬單弱，前日特喬道清妖術，今知喬道清敗困，外援不至，如何不驚恐。小弟今晨上雲梯觀望，見守城軍士，都有驚懼之色。今當乘其驚懼，開以自新之路，明其利害之機，城中必縛將出降，兵不血刃，此城唾手可得。」宋江大喜道：「軍師之謀甚善！」當下計議，寫成數十道曉諭的兵檄。其詞云：

大宋征北正先鋒宋 示諭昭德州守城將士軍民人等知悉：田虎叛逆，法在必誅，其餘脅從，情有可原。守城將士能反邪歸正，改過自新，率領軍民開門降納，定行保奏朝廷，赦罪錄用。如將士怙終不悛，爾等軍民俱係宋朝赤子，速當與舉大義，擒縛將士歸順天朝。爲首的定行重賞，奏請優敘。如執迷遠巡，城破之日，玉石俱焚，子遺歷有特諭。

宋江令軍士將曉諭拴縛箭矢，四面射入城中，傳令各門稍緩攻擊。看城中動靜，次日平明，只聽得城中吶喊振天，四門豎起降旗，守城偏將金鼎、黃鉞，聚集軍民，殺死副將葉聲、牛庚，冷寧將三個首級，懸掛竿首，挑示宋軍。牢中放出李逵、魯智深、武松、劉唐、鮑旭、項充、李袞、唐斌，俱用轎扛擡，大開城門，擁送出城。軍民香花燈燭，迎接宋兵入城。宋先鋒大喜，傳諭各門將佐，統領軍馬，次第入城。兵不血刃，百姓秋毫無犯，歡聲雷動。

宋江到帥府陞坐，魯智深等八人前來參拜道：「哥哥萬分不得相見了！今賴兄長威力，復得聚首，恍如夢中。」宋江等衆人，俱感泣淚下。次後，金鼎、黃鉞率領翁奎、蔡澤、楊春，上前參拜。宋江連忙答拜扶起道：「將軍等與舉大義，保全生靈，此不世之勳也。」黃鉞等道：「某等不能速來歸順，罪不可追；反蒙

先鋒厚禮，真是銘心刻骨，誓死圖報！黃鉞等又將魯智深、李逵等罵賊不屈的事情，備細陳說。宋江感泣稱讚。李逵道：「俺聽得說，那賊鳥道在百谷嶺，待俺去砍那撮鳥一百斧，出那口鳥氣。」宋江道：「爵道清被一清兄弟圍困百谷嶺，欲降伏他。羅真人已有法旨，兄弟不可造次。」魯智深對李逵道：「兄長之命，安敢不遵？」李逵方纔肯住。

當下宋先鋒出榜，安撫百姓，賞勞三軍將佐，標寫公孫勝、金鼎、黃鉞功次。正在料理軍務，忽報「神行太保」戴宗，自晉寧回。戴宗入府參見，宋先鋒忙問晉寧消息。戴宗道：「小弟蒙兄長差遣，到晉寧，盧先鋒正在攻打城池。他道：『待盧某克了城池，卻好到兄長處報捷。』故此留下弟在彼，一連住了三四日。晉寧急切攻打不下，到今月初六日，是夜重霧，咫尺不非，盧先鋒令軍士悄悄地囊土填積城下。至三更時分，城東北守禦稍懈，我兵潛上土囊，攀援登城，殺死守城將士一十三員。田彪開北門衝突，捨命逃遁。其餘牙將俱降；獲戰馬五千餘匹，投降軍士二萬餘人，殺死者甚衆。當下盧先鋒克了晉寧，天明霧霽，正在安撫料理，忽報威勝、田虎，差殿帥孫安，統領將佐十員，軍馬二萬，前來救援，離城十里下寨。盧先鋒即令秦明、楊志、歐鵬、鄧飛，領兵出城迎敵。盧先鋒親自領兵接應。當下秦明與孫安戰到五六十合，不分勝

負。盧先鋒兵到，見孫安勇猛，盧先鋒令鳴金收兵，孫安亦自收兵，各立營寨。盧先鋒回寨，說孫安勇猛，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敵。次日，分撥軍馬埋伏。盧先鋒親自出陣，與孫安戰到五十餘合，孫安戰馬忽然前失，把孫安顛下馬來。盧先鋒喝道：「此非汝戰敗之罪，快換馬來戰！」孫安換馬，又與盧先鋒鬪過五十餘合。盧先鋒佯敗奔走，誘孫安趕到林子邊，一聲砲響，兩邊伏兵齊出，孫安措手不及，被兩邊拋出絆馬索，將孫安絆倒，衆軍趕上，運人和馬，生擒活捉。北陣裏秦英、陸清、姚約三將齊出，救奪孫安，那邊楊志、歐鵬、鄧飛齊出，接住：六騎馬捉對兒廝殺。到間深處，只見楊志大喝一聲，只一槍，將秦英潮下馬來。陸清與歐鵬正鬪，被歐鵬賣個破綻，賺陸清一刀砍來；歐鵬把身一閃，陸清砍個空，收刀不迭，被歐鵬照後心一鎗刺死。姚約見二人落馬，撥馬望本陣便走，被鄧飛趕上，舉鐵鏈當頭一下，把姚約連盔透頂，打個粉碎。盧先鋒騙兵掩殺，北兵大敗，殺死四五千，北軍退十里下寨。我兵得勝進城，衆士卒把孫安綁縛解來。盧先鋒親釋其縛，待以厚禮，勸孫安歸順天朝。孫安見盧先鋒如此意氣，情願降順。孫安對盧先鋒說道：「城外尚有七員將佐，軍馬一萬五千，容孫某出城，招他來降。」盧先鋒但然無疑，放孫安出城。孫安軍騎到北寨，說降七將，都來參見盧先鋒。盧先鋒大喜，置酒管待。孫安說：「某與喬道清同領兵離威勝，喬道清

往救壺關。此人素有妖術，恐宋先鋒處罹其荼毒。喬道清與孫某同鄉，孫某感將軍厚恩，願往壺關探聽消息，說喬道清歸順。」盧先鋒依允，遂令小弟領孫安同來報捷。盧先鋒令宣贊、郝思文、呂方、郭盛管領兵馬二萬，鎮守晉寧。盧先鋒統領其餘將佐，兵馬二萬，望汾陽進征。戴某昨日於晉寧起程，替孫安也作起神行法。今日於路，已聞得兄長兵圍昭德，喬道清被困。比及到城外，又知兄長大兵進城，特來參見哥哥。孫安現在府門外伺候。」

宋江大喜，令戴宗引孫安進見。戴宗遵令，領孫安入府，上前參見。宋江看孫安軒昂魁偉，一表非俗，下階迎接。孫安納頭便拜道：「孫某抗拒大兵，罪該萬死！」宋江答拜不迭道：「將軍反邪歸正，與宋某同滅田虎，回朝報奏朝廷，自當錄用。」孫安拜謝起立。宋先鋒命坐，置酒管待。孫安道：「喬道清妖術利害，今幸孫先生解破。」宋江道：「公孫一清欲降服他，授以正法。今圍困三四日，尙未有降意。」孫安道：「此人與孫某最厚，當說他來降。」當下宋先鋒令戴宗同孫安出北門，到公孫勝寨中。相見已畢，戴宗、孫安將來意備細對公孫勝說了。一清大喜，即令孫安入嶺，尋覓喬道清。孫安領命，單騎上嶺。卻說喬道清與費珍、薛燦，與十五六個軍士，藏匿在神農廟裏，與本廟道人借案些粗糧充饑。這廟

裏止有三個道人，被喬道清等將他累月募化積下的飯來，都喫盡了，又見他人衆，只得忍氣吞聲。是日，喬道清聽得城中吶喊，便出廟登高崖瞭望，見城外兵已解圍，門內有人馬出入，知宋兵已是入城。正在嗟歎，忽見崖畔樹林中，走出一個樵者，腰插柯斧，將扁擔做個拐杖，一步步捉脚兒走上崖來。口中念着個歌兒道：

上山如挽舟，

下山如順流。

挽舟當自戒，

順流常自繇。

我今上山者，

預爲下山謀。

喬道清聽了這六句樵歌，心中頗覺恍然，便問道：「你知城中消息麼？」樵叟道：「金鼎、黃鉞，殺了副將葉聲，已將城池歸順宋朝；宋江兵不血刃，得了昭德。」喬道清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那樵者說罷，轉過石崖，望山坡後去了。喬道清又見一人一騎，尋路上嶺，漸近廟前。喬道清下崖觀看，喫了一驚，原來是殿帥孫安。他爲何便到此處？孫安下馬，上前敘禮畢，喬道清忙問：「殿帥領兵往晉寧，爲何獨自到此嶺？有許多軍馬，如何不攔當？」孫安道：「好教兄長得知……」喬道清見孫安不稱國師，已有三分疑慮。

孫安道：「且到廟中，細細備述。」二人進廟，費珍，薛燦都來相見畢，孫安方把在晉寧被獲投降的事，說了一遍。喬道清默然無語。孫安道：「兄長休要狐疑。宋先鋒等十分義氣，我等投在麾下，歸順天朝，後來亦得個結果。孫某此來，特爲兄長。兄長往時曾訪羅真人否？」喬道清忙問：「你如何知道？」孫安道：「羅真人不接見兄長，令童子傳命，說你後來一遇德魔降。」這句話有麼？」喬道清連忙答道：「有有。」孫安道：「破兄長法的這個人，你認得麼？」喬道清道：「他是我對頭。只知他是宋軍中人，卻不知道他的來歷。」孫安道：「則他便是羅真人徒弟，叫做公孫勝，宋先鋒的副軍師。這句法語，也是他對小弟說的。此城叫做昭德，兄長法破，可不是合了「遇德魔降」的說話！公孫勝專爲真人法旨，要點化你，同歸正道，所以將兵馬圍困，不上山來擒捉。他既法可以勝你，他若要害你，此又何難？兄長不可執迷。」喬道清言下大悟，遂同孫安帶領費珍，薛燦下嶺，到公孫勝軍前。

孫安先入營報知，公孫勝出寨迎接。喬道清入寨，拜伏請罪道：「蒙法師仁愛，爲喬某一人，致勞大軍，喬某之罪益深。」公孫勝大喜，答拜不迭，以賓禮相待。喬道清見公孫勝如此意氣，便道：「喬某有眼不識好人，今日得待法師左右，平生有幸。」公孫勝傳令解圍，樊瑞等衆將，四面拔寨都起。公孫勝率領

喬道清，費珍，薛燦入城，參見宋先鋒。宋江以禮相待，用好言撫慰。喬道清見宋江謙和，愈加欽服。少頃，樊瑞，單廷珪，魏定國，林冲，張清都到。宋江傳令，將軍馬盡數收入城中屯住。當下宋江設酒慶賀。席間公孫勝對喬道清說：「足下這法，上等不比諸佛菩薩，累劫修來，設入虛空三昧，自在神通；中等不比蓬萊三十六洞真仙，准幾十年抽添水火，換髓移筋，方得超形度世，遊戲造化。你不過憑着符咒，襲取一時盜竊天地之精英，假借鬼神之運用，在佛家謂之「金剛禪邪法」，在仙家謂之「幻術」。若認此法便可超凡入聖，豈非毫釐千里之謬！」喬道清聽罷，似夢方覺。當下拜公孫勝爲師。宋江等聽公孫勝說的明白玄妙，都稱贊公孫勝的神功道德。當日酒散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，宋江令蕭讓寫表，申奏朝廷，得了旨，寧昭德二府寫書申呈宿太尉報捷，其衡州，晉寧，昭德，蓋州，陵川，高平六府州縣缺的官，乞太尉擇賢能與任的，奏請速補，更替將領征進。當下蕭讓書寫停當，宋江令戴宗齎捧，即日起程。

戴宗遵令，拴縛行囊包裹，齎捧表文書札，選個輕捷軍士跟隨，辭別宋先鋒，作起神行法，次日便到東京。先往宿太尉府中呈遞書札，恰遇宿太尉在府。戴宗在府前，尋得個本府楊虞候，先送了些人事銀

兩，然後把書札相煩轉達太尉。楊虞候接書入府。少頃，楊虞候出來喚道：「太尉有鈞旨，呼喚頭領。」戴宗跟隨虞候進府，只見太尉正在廳上坐地，拆書觀看。戴宗上前參見。太尉道：「正在緊要的時節，來的恁般湊巧！前日正被蔡京、童貫、高俅，在天子面前，劾奏你的哥哥宋先鋒覆軍殺將，喪師辱國，大肆誹謗，欲皇上加罪。天子猶豫不決，却被右正言陳瓏上疏，劾蔡京、童貫、高俅誣陷忠良，排擠善類，說汝等兵馬已渡壺關險隘，乞治蔡京等欺妄之罪。以此忤了蔡太師，尋他罪過。昨日奏過天子，說陳瓏撰尊堯錄，他尊神宗爲堯，卽寓諷陛下之意，乞治陳瓏誣上之罪。幸的天子不卽加罪。今日得汝捷報，不但陳瓏有顏，連我也放下許多憂悶。明日早朝，我將汝奏捷表文上達。」戴宗再拜稱謝，出府覓個寓所，安歇聽候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宿太尉次日早朝入內，道君皇帝在文德殿朝見文武。宿太尉拜舞山呼畢，將宋江捷表奏聞，說宋江等征討田虎，前後共克復六府州縣，今差人齎捧捷表上聞。天子龍顏欣悅。宿元景又奏道：「正言陳瓏撰尊堯錄，以先帝神宗爲堯，陛下爲舜，尊堯何得爲罪？陳瓏素剛正不屈，遇事敢言，素有膽略，乞陛下加封陳瓏官爵，勅陳瓏到河北監督兵馬，必成大功。」天子准奏，隨卽降旨：「陳瓏於原官上加陞

樞密院同知，着他爲安撫，統領御營軍馬二萬，前往宋江軍前督戰，并齎賞賜銀兩，犒勞將佐軍卒。當下朝散，宿太尉回到私第，喚戴宗打發回書。戴宗已知有了聖旨，拜辭宿太尉，離了東京，作起神行法，次日已到昭德城中，往返東京，剛剛四日。

宋江正在整點兵馬，商議進征，見戴宗回來，忙問奏聞消息。戴宗將宿太尉回書呈上。宋江拆開看罷，將書中備細，一一對衆頭領說知。衆人都道：「難得陳安撫恁般肝膽，我每也不枉在這里出力。」宋江傳令，待接了勅旨，然後進征。衆將遵令，在城屯住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昭德城北潞城縣，是本府屬縣。城中守將池方，探知喬道清圍困時，便星夜差人，到威勝田虎處申報告急。田虎手下僞省院官，接了潞城池方告急申文，正欲奏知田虎，忽報管寧已失，御弟三大王田彪止逃得性命到此。說言未畢，恰好田彪已到。田彪同省院官入內，拜見田虎。田彪放聲大哭說：「宋兵勢大，被他打破管寧城池，殺了兒子田寶，臣止逃得性命至此。失地喪師，臣該萬死！」說罷又哭。那邊省院官又啓奏道：「臣適纔接得潞城守將池方申文，說喬國師已被宋兵圍困，昭德危在旦夕。」田虎聞奏大驚，會集文武衆官，右丞相太師卞祥，樞密官范權，統軍大將馬靈等，當廷商議：「即日宋江侵奪

邊界，占了我兩座大郡，殺死衆多兵將，喬道清已被他圍困，汝等如何處置？」當有國舅鄔梨奏道：「主上勿憂，臣受國恩，願部領軍馬，尅日興師，前往昭德，務要擒獲宋江等衆，恢復原奪城池。」那鄔梨國舅原是威勝富戶，鄔梨入骨好使鎗棒，兩臂有千斤力氣，開的好硬弓，慣使一柄五十斤重潑風大刀。田虎知他幼妹大有姿色，便娶來爲妻，遂將鄔梨封爲樞密，稱做國舅。當下鄔梨國舅又奏道：「臣幼女瓊英，近夢神人教授武藝，覺來便是膂力過人。不但武藝精熟，更有一件神異的手段，手飛石子，打擊禽鳥，百發百中，近來人都稱他做「瓊矢鏃」。臣保奏幼女爲先鋒，必獲成功。」田虎隨即降旨，封瓊英爲郡主。鄔梨謝恩方畢，又有統軍大將馬靈奏道：「臣願部領軍馬，往邪陽退敵。」田虎大喜，都賜金印虎牌，賞賜明珠珍寶。鄔梨、馬靈各撥兵三萬，速便起兵前去。

不說馬靈統領偏牙將佐軍馬，望汾陽進發。且說鄔梨國舅領了王旨兵符，下教場挑選兵馬三萬，整頓刀鎗弓箭，一應器械。歸第，領了女將瓊英爲前部先鋒，入內辭別田虎，擺布起身。瓊英女領父命，統領軍馬，逕奔昭德來。只因這女將出征，有分教，貞烈女復不共戴天之仇，英雄將成琴瑟伉儷之好。畢竟不知女將軍怎生搦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八回

張清緣配瓊英

吳用計鳩鄒梨

話說鄒梨國舅，令郡主瓊英爲先鋒，自己統領大軍隨後。那瓊英年方一十六歲，容貌如花的一個處女，原非鄒梨親生的。他本宗姓仇，父名申，祖居汾陽府介休縣，地名綿上。那綿上，卽春秋時晉文公求介之推不獲，以綿上爲之田，就是這個綿上。那仇申頗有家貲，年已五旬，尙無子嗣；又值喪偶，續娶平遙縣宋有烈女兒爲繼室，生下瓊英。年至十歲時，宋有烈身故，宋氏隨卽同丈夫仇申往奔父喪。那平遙是介休鄰縣，相去七十餘里。宋氏因路遠，倉卒留瓊英在家，分付主管葉清夫婦吞管伏侍。自己同丈夫行至中途，突出一夥強人，殺了仇申，趕散莊客，將宋氏擄去。莊客逃回，報知葉清。那葉清雖是個主管，倒也有些義氣，也會使鎗擡棒。妻子安氏，頗是謹慎，當下葉清報知仇家親族，一面呈報官司，捕捉強人；一面埋葬家主屍首。仇氏親族，議立本宗一人，承繼家業。葉清同妻安氏兩口兒，看管小主瓊英。

過了一年有餘，值田虎作亂，占了威勝，遣鄒梨分兵擄掠，到介休綿上，搶劫財財，擄掠男婦，那仇氏

嗣子，被亂兵所殺，葉清夫婦，及瓊英女，都被擄去。那鄧梨也無子嗣，見瓊英眉清目秀，引來見老嫗倪氏。那倪氏從未生育的，一見瓊英，便十分愛他，卻似親生的一般。瓊英從小聰明，百伶百俐，料道在此不能脫生，又舉目無親，見倪氏愛他，便對倪氏說，向鄧梨討了葉清的妻安氏進來。因此安氏得與瓊英坐臥不離。那葉清被擄時，他要脫身逃走，卻思想瓊英年幼，家主主母，只有這點骨血，我若去了，便不知死活存亡。幸得妻子在彼，倘有機會，同他每脫得患難，家主死在九泉之下，亦是瞑目，因此只得隨順了鄧梨。征戰有功，鄧梨將安氏給還葉清。安氏自此得出入帥府，傳遞消息與瓊英。鄧梨又奏過田虎，封葉清做個總管。

葉清後被鄧梨差往石室山，採取木石。部下軍士，向山岡下指道：「此處有塊美石，白賽霜雪，一毫瑕疵兒也沒有。土人欲採取他，卻被一聲霹靂，把幾個採石的驚死，半晌方醒。因此人都嚙指相戒，不敢近他。」葉清聽說，同軍士到岡下石時，衆人發聲喊，都叫道：「奇怪！這纔兀是一塊白石，卻怎麼就變做一個婦人的屍骸。」葉清上前仔細觀看，恁般奇怪，原來是主母宋氏的屍首，面貌兀是如生，頭面破損處，卻似墜岡撞死的。葉清驚訝涕泣，正在沒理會處，卻有本部內一個軍卒，他原是田虎手下的馬圈，當

下將宋氏被擄身死的根因，一一備細說道：「昔日大王初起兵的時節，在介休地方，擄了這個女子，欲將他做個壓寨夫人。那女子哄大王放了綁縛，行到此處，被那女子將身攬下高岡撞死。大王見他撞死，叫我下岡剝了他的衣服首飾。是小的伏侍他上馬，又是小的剝他的衣服，面貌認得仔細，千真萬真是他。今已三年有餘，屍骸如何兀是好好地？」葉清聽罷，把那無窮的眼淚，都落在肚裏去了。便對軍士說：「我也認得不錯，卻是我的舊鄰宋老的女兒。」葉清令軍士挑土來掩，上前看時，仍舊是塊白石。衆人十分驚訝嘆息，自去幹那探石的事。事畢，葉清回到威勝，將田虎殺仇申，擄宋氏，宋氏守節撞死這段事，教安氏密傳與瓊英知道。

瓊英知了這個消息，如萬箭攢心，日夜吞聲飲泣，珠淚偷彈，思報父母之仇，時刻不忘。從此每夜合眼，便見神人說：「你欲報父母之仇，待我教你武藝。」瓊英心靈性巧，覺來都是記得，他便悄悄地拿根棒，拴了房門，在房中演習。自此日久，武藝精熟，不覺挨至宣和四年的季冬，瓊英一夕，偶爾伏几假寐，猛聽的一陣風過，便覺異香撲鼻。忽見一個秀士，頭帶折角巾，引一個綠袍年少將軍，來教瓊英飛石子打擊。那秀士又對瓊英說：「我特往高平，請得「天捷星」到此，教汝異術，教汝離虎窟，報親仇。此位將軍，

又是汝宿世姻緣。」瓊英聽了「宿世姻緣」四字，羞赧無地，忙將袖兒遮臉。纔動手，卻把桌上剪刀攢動，鏗然有聲。猛然驚覺，寒月殘燈，依然在目，似夢非夢。瓊英兀坐，呆了半晌，方纔歇息。

次日，瓊英尙記得飛石子的法，便向牆邊揀取鷄卵般一塊圓石，不知高低，試向臥房脊上的鷓尾打去，正打個着，一聲响亮，把個鷓尾打的粉碎，亂紛紛拋下地來。卻驚動了倪氏，忙來詢問。瓊英將巧言支吾道：「夜來夢神人說：『汝父有王侯之分，特來教導你的異術武藝，助汝父成功。』」適纔試將石子飛去，不想正打中了鷓尾。」倪氏驚訝，便將這段話報知鄒梨。那鄒梨如何肯信，隨即喚出瓊英詢問，便把鎗、刀、劍、戟、棍、棒、叉、鉞試他，果然件件精熟。更有飛石子的手段，百發百中。鄒梨大驚，想道：「我真個有福分，天賜異人助我。」因此終日教導瓊英，馳馬試劍。

當下鄒梨家中，將瓊英的手段傳出去，闐動了威勝城中人，都稱瓊英做「瓊矢鏃」。此時鄒梨欲擇佳婿，匹配瓊英。瓊英對倪氏說道：「若要匹配，只除是一般會打石的，若要配與他人，奴家只是個死。」倪氏對鄒梨說了。鄒梨見瓊英題目太難，把擇婿事遂爾停止。今日鄒梨想着王侯二字，萌了異心，因此保奏瓊英做先鋒，欲乘兩家爭鬪，他於中取事。當下鄒梨挑選軍兵，揀擇將佐，豎了威勝，撥精兵五千，令

瓊英爲先鋒，自己統領大軍，隨後進征。

不說鄒梨、瓊英進兵，卻說宋江等在昭德，俟候迎接陳安撫。一連過了十餘日，方報陳安撫軍馬已到。宋江引衆將，出郭遠遠迎接，入到昭德府內歇下，權爲行軍帥府。諸將頭日，盡來參見，施禮已畢。陳安撫雖是素知宋江等忠義，卻無繇與宋江覲面相會。今日見宋江謙恭仁厚，愈加欽敬，說道：「聖上知先鋒屢建奇功，特差下官到此監督，就齎賞賜金銀綬疋，車載前來給賞。」宋江等拜謝道：「某等感安撫相公極力保奏，今日得受厚恩，皆出相公之賜。某等上受天子之恩，下感相公之德，宋江等雖肝腦塗地，不能補報。」陳安撫道：「將軍早建大功，班師回京，天子必當重用。」宋江再拜稱謝道：「請煩安撫相公鎮守昭德，小將分兵攻取田虎巢穴，教他首尾不能相顧。」陳安撫道：「下官離京時，已奏過聖上，將近日先鋒所得州縣，見今缺的府縣官員，盡已下該部速行推補，勒限起程，不日便到。」宋江一面將賞賜俵散軍將，一面寫下軍帖，差「神行太保」戴宗，往各府州縣鎮守頭領處傳令，俟新官一到，卽行交代，勒兵前來聽調。到各府州備令已了，再往鄆陽探聽軍情回報。宋江又將河北降將唐斌等功績，申呈陳安撫，就薦舉金鼎、黃鉞，鎮守壺關，抱犢，更替孫立、朱全等將佐，前來聽用。陳安撫一一依允。

忽有流星探馬報將來，說道：「田虎差馬靈統領將佐軍馬，往救汾陽，又差鄆梨國舅，同瓊英郡主，統領將佐，從東殺至襄垣了。」宋江聽罷，與吳用商議，分撥將佐迎敵。當下降將喬道清說道：「馬靈素有妖術，亦會神行法，暗藏金磚打人，百發百中。小道蒙先鋒收錄，未曾出得氣力，願與吾師公孫一清，同到汾陽，說他來降。」宋江大喜，即撥軍馬二千，與公孫勝、喬道清帶領前去。二人辭別宋江，即日領軍馬起程，望汾陽去了不題。

再說宋江傳令，索超、徐寧、單廷珪、魏定國、湯隆、唐斌、耿恭，統領軍馬二萬，攻取潞城縣，再令王英、扈三娘、孫新、顧大嫂，領騎兵一千，先行哨探北軍虛實。宋江辭了陳安撫，統領吳用、林冲、張清、魯智深、武松、李逵、鮑旭、樊瑞、項充、李袞、劉唐、解珍、解寶、凌振、裴宣、蕭讓、宋清、金大堅、安道全、蔣敬、郁保四、王定六、孟康、樂和、段景住、朱貴、皇甫端、侯健、蔡福、蔡慶，及新降將孫安，共正偏將佐三十一員，軍馬三萬五千，離了昭德，望北進發。前隊哨探將佐王英等，已到襄垣縣界，五陰山北，早遇北將葉清，盛本哨探到來。兩軍相攔，擂鼓搖旗。北將盛本立馬當先，宋陣裏王英驟馬出陣，更不打話，拍馬撚鎗，直搶盛本。兩軍吶喊，盛本挺鎗縱馬迎住。二將鬪敵十數合之上，扈三娘拍馬舞刀，來助丈夫廝殺。盛本敵二將不過，撥馬便走。扈三

娘縱馬趕上，揮刀把盛本砍翻，擡下馬來。王英等驅兵掩殺，葉清不敢抵敵，領兵馬急退。宋兵追趕上來，殺死軍士五百餘人，其餘四散逃竄。葉清止領得百餘騎，奔至襄垣城南二十里外。瓊英軍馬已到扎寨。

原來葉清於半年前被田虎調來，同主將徐威等鎮守襄垣。近日聽得瓊英領兵爲先鋒，葉清稟過主將徐威，領本部軍馬哨探，欲乘機相見主女。徐威又令偏將盛本同去，卻好被扈三娘殺了，恰遇瓊英兵馬。當下葉清入寨，參見主女，見主女長大，雖是個女子，也覺威風凜凜，也像個將軍。瓊英認得是葉清，叱退左右，對葉清道：「我今日雖離虎窟，手下止有五千入馬，父母之仇，如何得報。欲脫身逃遁，倘彼知覺，反罹其害。正在躊躇，卻得汝來。」葉清道：「小人正在思想計策，卻無門路。倘有機會，卽來報知。」說還未畢，忽報南軍將佐，領兵追殺到來。瓊英披掛上馬，領軍迎敵。

兩軍相對，旗鼓相望，兩邊列成陣勢。北陣裏門旗開處，當先一騎銀驃馬上，坐着個少年美貌的女將。怎生模樣，但見：

金釵插鳳，掩映烏雲；鎧甲披銀，光欺瑞雪。踏寶鏡鞋，纓尖紅，提畫戟，手舒嫩玉。柳腰端跨，疊勝帶，紫色飄搖；玉體輕盈，挑繡袍，紅霞籠罩。臉推三月桃花，眉掃初春柳葉。錦袋暗藏打將石，年方二

八女將軍。

女將馬前旗號，寫的分明：「平南先鋒將郡主瓊英。」南陣軍將看罷，個個喝采。兩陣裏花腔鼙鼓喧天，雜彩繡旗閉目。「矮脚虎」王英，看見是個美貌女子，驀馬出陣，挺鎗飛搶瓊英，兩軍吶喊，那瓊英拍馬撚戟來戰。二將鬪到十數餘合，王矮虎拴不住意馬心猿，鎗法都亂了。瓊英想道：「這厮可惡！」個破綻，只一戟，刺中王英左腿。英兩脚蹬空，頭盔倒罩，擡下馬來。扈三娘看見傷了丈夫，大罵：「賊潑賤小淫婦兒，焉敢無禮！」飛馬搶出來救王英。瓊英挺戟，接住廝殺。王英在地掙扎不起，北軍擁上，來捉王英，那邊孫新，顧大嫂雙出，死救回陣。顧大嫂見扈三娘鬪瓊英不過，使雙刀拍馬上前助戰。三個女將，六條臂膊，四把鋼刀，一枝畫戟，各在馬上相迎着。正如風飄玉屑，雪撒瓊花，兩陣軍士，看得眼也花了。三女將鬪到二十餘合，瓊英望空虛刺一戟，拖戟撥馬便走。扈三娘，顧大嫂一齊趕來。瓊英左手帶住畫戟，右手拈石子，將柳腰扭轉，星眼斜睜，覷定扈三娘，只一石子飛來，正打中右手腕。扈三娘負痛，早撇下一把刀來，撥馬便回本陣。顧大嫂見打中扈三娘，撇了瓊英，來救扈三娘。瓊英勒馬趕來，那邊孫新大怒，舞雙鞭，拍馬搶來。未及交鋒，早被瓊英飛起一石子，瑤的一聲，正打中那熟銅獅子盔。孫新大驚，不敢上前，急

回本陣，保護王英，扈三娘領兵退去。

瓊英正欲驅兵追趕，猛聽的一聲砲響，此時是二月將終天氣，只見柳梢旗亂拂，花外馬頻嘶，山坡後衝出一彪軍來，卻是林冲，孫安，及步軍頭領李逵等，奉宋公明將令，領軍接應。兩軍相撞，搦鼓搖旗，兩陣裏迭聲吶喊。那邊「豹子頭」林冲，挺丈八蛇矛，立馬當先；這邊「瓊矢鏃」瓊英，燃方天畫戟，縱馬上前。林冲見是個女子，大喝道：「那潑賤，怎敢抗拒天兵！」瓊英更不打話，燃戟拍馬，直搶林冲。林冲挺矛來鬪。兩馬相交，軍器並舉，鬪無數合，瓊英遮攔不住，賣個破綻，虛刺一戟，撥馬望東便走。林冲縱馬追趕。南陣前孫安看見是瓊英旗號，大叫：「林將軍不可追趕，恐有暗算！」林冲手段高強，那里肯聽，拍馬緊緊趕將來。那綠茸茸草地上，八個馬蹄翻滾，撒鉞般，勃喇喇地風團兒也似般走。瓊英見林冲趕得至近，把左手虛提畫戟，右手便向繡袋中摸出石子，扭回身，覷定林冲面門較近，一石子飛來。林冲眼明手快，將矛柄撥過了石子。瓊英見打不着，再拈第二個石子，手起處，真似流星掣電，石子來，嚇得鬼哭神驚，又望林冲打來。林冲急躲不迭，打在臉上，鮮血迸流，拖矛回陣。瓊英勒馬追趕。

孫安正待上前，只見本陣軍兵，分開條路，中間飛出五百步軍，當先是李逵，魯智深，武松，解珍，解寶，

五員慣步戰的猛將。李逵手搥板斧，直搶過來，大叫：「那婆娘不得無禮！」瓊英見他來的兇猛，手拈石子，望李逵打去，正中顴角。李逵也喫了一驚，幸得皮老骨硬，只打的疼痛，卻是不曾破損。瓊英見打不倒，李逵跑馬入陣。李逵大怒，虎鬚倒豎，怪眼圓睜，大吼一聲，直撞入去。魯智深、武松、解珍、解寶，恐李逵有失，一齊衝殺過來。孫安那里阻當得住。瓊英見衆人趕來，又一石子，早把解珍打翻在地。解寶、魯智深、武松急來扶救。這邊李逵只顧趕去，瓊英見他來得至近，忙飛一石子，又中李逵顴角。兩次被傷，方纔鮮血迸流。李逵終是個鐵漢，那綻黑臉上，帶着鮮紅的血，兀是火喇喇地，揮雙斧，撞入陣中，把北軍亂砍。那邊孫安見瓊英入陣，招兵衝殺過來，恰好鄒梨領着徐威等正偏將佐八員，統領大軍已到，兩邊混殺一場。那邊魯智深、武松救了解珍，翻身殺入北陣去了。解寶扶着哥哥，不便廝殺，被北軍趕上，撒起絆索，將解珍、解寶雙雙兒橫拖倒拽，捉入陣中去了。步兵大敗奔回。卻得孫安奮勇鏖戰，只一劍，把北將唐顯砍下馬來。鄒梨被孫安手下軍卒放冷箭，射中顴項，鄒梨翻身落馬，徐威等死救上馬。

瓊英衆將見鄒梨中箭，急鳴金收兵。南面宋軍又到，當先馬上一將，卻是「沒羽箭」張清，在寨中聽流星報馬說，北陣裏有個飛石子的女將，把扈三娘等打傷。張清聽報驚異，稟過宋先鋒，急披掛上馬，

領軍到此接應，要認那女先鋒。那邊瓊英已是收兵，保護鄔梨，轉過長林，望裏垣去了。張清立馬欄望，有詩爲證：

佳人回馬繡旗揚，士卒將軍個個忙。

引入長林人不見，百花叢裏隔紅妝。

當下孫安見解珍、解寶被擒，魯智深、武松、李逵三人殺入陣去，欲招兵追趕，天色又晚，只得同張清保護林冲，收兵回大寨。

宋江正在陞帳，令「神醫」安道全看治王英。衆將上前看王英時，不止傷足，連頭面也磕破。安道全敷治已畢，又來療治林冲。宋江見說陷了解珍、解寶，及李逵等三人，不知下落，十分憂悶。無移時，只見武行者同了李逵，殺得滿身血污，入寨來見宋江。武松訴說：「小弟見李逵殺得性起，只顧上前，兄弟幫他廝殺，殺條血路，冲透北軍，直至城下。只見北軍綁縛着解珍、解寶，欲進城去，被我二人殺死軍士，奪了解珍、解寶，被徐威等大軍趕來，復奪去解珍、解寶，我二人又殺開一條血路，空手到此。只不見魯智深。」宋江聽說，滿眼垂淚，差人四下跟尋探聽魯智深跡跡，又令安道全敷治李逵。此時已是黃昏時分，宋江

計點軍士，損折三百餘名，當下緊閉寨柵，提鈴喝號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早，軍士回報，魯智深並無影響，宋江越添憂悶，再差樂和、段景住、朱貴、郁保四，各領輕捷軍士，分四路尋覓。宋江欲領兵攻城，怎奈頭領都被打傷，只得按兵不動。城中緊閉城門，也不來廝殺。一連過了二日，只見郁保四獲得奸細一名，解進寨來。孫安看那個人，卻認得是北將總管葉清。孫安對宋江道：「某聞此人素有意氣，他獨自出城，其中必有緣故。」宋江叫軍士放了綁縛，喚他上前。葉清望宋江磕頭不已，道：「某有機密事，乞元帥屏退左右，待某備細上陳。」宋江道：「我這里弟兄，通是一般腸肚，但說不妨。」葉清方纔說：「城中鄒梨，前日在陣上中了藥箭，毒發昏亂，城中醫人，療治無效。葉某趁此特借訪求醫人，出城探聽消息。」宋江便問：「前日拿我二將，如何處置了？」葉清道：「小人恐傷二位將軍，乘鄒梨昏亂，小人假傳將令，把二位將軍，權且監候，如今好好地在那里。」葉清又把仇申夫婦被田虎殺害擄掠，及瓊英的上項事，備細述了一遍。說罷，悲慟失聲。

宋江見說這段情由，頗覺淒慘。因見葉清是北將，恐有詐謀，正在疑慮，只見安道全上前對宋江道：「真個姻緣天湊，事非偶然！」他便一五一十的說道：「張將軍去冬，也夢甚糜秀士，請他去教一個女

子飛石；又對他說，是將軍宿世姻緣。張清覺來，癡想成疾。彼時蒙兄長着小弟同張清往高平療治他，小弟診治張清脈息，知道是七情所感，被小弟再三盤問，張將軍方肯說出病根，因是手到病痊。今日聽葉清這段話，卻不是與張將軍符合？」宋江聽罷，再問降將孫安。孫安答道：「小將頗聞得瓊英不是鄧梨嫡女。孫某部下牙將楊芳與鄧梨左右，相交最密，也知瓊英備細。葉清這段話，決無虛偽。」葉清又道：「主女瓊英，素有報仇雪恥之志。小人見他在陣上連犯虎威，恐城破之日，玉石俱焚。今日小人冒萬死到此，懇求元帥。」吳用聽罷，起身熟視葉清一回，便對宋江道：「看他色慘情真，誠義士也。天助兄長成功，天教孝女報仇。」便向宋江附耳低言說道：「我兵雖分三路合勦，倘田虎結連金人，我兵兩路受敵。縱使金人不出，田虎計窮，必然降金，似此如何成得蕩平之功？小生正在策劃，欲得個內應。今天假其便，有張將軍這段姻緣，只除如此如此。」田虎首級只在瓊英手中。李達的夢神人，已有預兆。兄長豈不聞「要夷田虎族，須諧瓊英矢鏃」這兩句麼？」宋江省悟，點頭依允，即喚張清、安道全、葉清三人，密語受計。三人領計去了。

卻說襄垣守城將士，只見葉清回來，高叫：「快開城門！我乃鄧府偏將葉清，奉差尋訪醫人全靈、全羽到此。」守城軍士，隨即到幕府傳鼓通報。須臾，傳出令箭，放開城門。葉清帶領全靈、全羽進城，到了國

舅幕府前，裏面傳出令來，說喚醫人進來右治。葉清即同全靈進府。隨行軍中，伏侍的伴當人等，稟知郡主瓊英，引全靈到內裏參見瓊英已畢，直到鄆梨臥榻前，只見口內一絲兩氣。全靈先診了脈息，外使敷貼之藥，內用長托之劑。三日之間，漸漸皮膚紅白，飲食漸進。不過五日，瘡口雖然未完，飲食復舊。鄆梨大喜，教葉清喚醫人全靈入府參見。鄆梨對全靈說道：「賴足下神術療治，瘡口今漸平復。日後富貴，與汝同享。」全靈拜謝道：「全某鄙術，何足道哉。全某有嫡弟全羽，久隨全某在江湖上學得一身武藝，見今隨全某在此，修治藥餌，求相公提拔。」鄆梨傳令，教全羽入府參見。鄆梨看見全羽一表非俗，心下頗是喜歡，令全羽在府外伺候聽用。

全靈、全羽拜謝出府，一連又過了四日，忽報宋江領兵攻城，葉清入府報知鄆梨，說宋江等兵強將勇，須是郡主方可退敵。鄆梨聞報，隨即帶領瓊英入教場，整點兵馬。只見全羽上演武廳稟道：「蒙恩相令小人伺候聽用，今聞兵馬臨城，小人不才，願領兵出城，教他片甲不回。」當有總管葉清，假意大怒，對全羽道：「你敢出大言，敢與我比試武藝麼？」全羽笑道：「我十八般武藝，自小習學，今日正要與你比試。」葉清來稟鄆梨，鄆梨依允，付與鎗馬。二人各縛鎗上馬，在演武廳前，來來往往，番番復復，攪做一團。

紐做一塊。鞍上人鬪人，坐下馬鬪馬，鬪了四五十合，不分勝負。此時瓊英在旁侍立，看見全羽面貌，心下驚疑道：「卻像那里會厮見過的，鎗法與我一般。」思想一回，猛然省悟道：「夢中教我飛石的，正是這個面龐，不知會飛石也不。」便撚戟驟馬近前，將畫戟隔開二人。這是瓊英恐葉清傷了全羽，卻不知葉清已是一路的人。瓊英挺戟，直搶全羽，全羽挺鎗迎住，兩個又鬪過五十餘合。瓊英霍地回馬，望演武廳上便走。全羽就勢裏趕將來。瓊英拈取石子，回身覷定全羽肋下空處，只一石子飛來。全羽早已瞧科，將右手一綽，輕輕的接在手中。瓊英見他接了石子，心下十分驚異，再取第二個石子飛來。全羽見瓊英手起，也將手中接的石子應手飛去。只聽的一聲響亮，正打中瓊英飛來的石子，兩個石子，打得雪片般落將下來。那日城中將士徐威等，俱各分守四門，教場中只有牙將校尉，也有猜疑這個人是好細，因見郡主瓊英是金枝玉葉，也和他比試，又是鄒梨部下親密將佐葉清引進來的，他每如何敢來啓齒？眼見得城池不濟事了，各人自思隨風轉舵，也是田虎合敗，天機鄒梨之魄，使他昏暗。當下喚全羽上廳，賜了衣甲馬匹，卽令全羽領兵二千，出城迎敵。全羽拜謝，遵令出城，殺退宋兵，進城報捷。鄒梨大喜。當日賞勞全羽歇息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，宋兵又到，鄧梨又令全羽領兵三千，出城迎敵。從辰至午，鏖戰多時，被全羽用石打得宋將亂攔奔逃。全羽招兵掩殺，直趕過五陰山，宋江等抵敵不住，退入昭德去了。全羽得勝回兵，進城報捷，鄧梨十分歡喜。葉清道：「今日恩主有了此人，及郡主瓊英，何患宋兵將猛，何患大事不成？」葉清又說：「郡主前已有願，只除是一般會飛石的，方願匹配。今全將軍如此英雄，也不辱了郡主。」當下被葉清再三攛掇，也是瓊英夫婦姻緣湊合，赤繩繫定，解拆不開的。鄧梨依允，擇吉於三月十六日，備辦各項禮儀筵宴，招贅張清爲婿。是日笙歌細樂，錦堆繡簇，篷席酒饌之盛，洞房花燭之美，是不必說。當下債相贊禮，全羽與瓊英披紅掛錦，雙雙兒交拜神祇，後拜鄧梨假岳丈。鼓樂喧天，異香撲鼻。引入洞房，山盟海誓。全羽在燈下看那瓊英時，與教場內又是不同。有詞元和令爲證：

指頭嫩似蓮塘藕，腰脂弱比章臺柳。凌波步處寸金流，桃腮映帶翠眉脩。今宵燈下一回首，總是玉天仙，涉降巫山岫。

當下全羽，瓊英，如魚似水，似漆如膠，又不必說。

當夜全羽在枕上，方把真姓名說出，原來是宋軍中正將「沒羽箭」張清，這個醫士全靈，就是「神

醫」安道全、瓊英也把向來冤苦，備細訴說。兩個唧唧噥噥的說了一夜。挨了兩日，被他兩個裏應外合，鳩死鄧梨，密喚徐威入府議事，也將他殺了，其餘軍將皆降。張清、瓊英下令：城中有走透消息者，同伍中人並斬；本犯不論軍民，皆夷三族。因此水洩不通。又放出解珍、解寶，同張清、葉清分守四門。安道全、葉清步下軍卒，出城到昭德，報知宋先鋒。吳用又令李逵、武松，黑夜裏保護「聖手書生」蕭讓，到襄垣相見瓊英、張清，搜覓鄧梨筆跡，假寫鄧梨字樣，中文書札，令葉清、寶領到威勝，報知田虎招贅郡馬之事，就於中相機行事。葉清、寶領，辭別張清、瓊英，望威勝去了。

再說宋江在昭德城中，纔差蕭讓、安道全去後，又報索超、徐寧等將，攻克潞城，差人來報捷音說：「索超等領兵圍潞城，池方堅閉城門，不敢出來接戰。徐寧與葉將設計，令軍士裸形大罵，激怒城中軍士。城中人人欲戰，池方不能阻當，開門出戰。北軍奮勇，四門殺出，我軍且戰且退，誘北軍四散離城。卻被唐斌從東路領軍突出，湯隆從西路引兵擡來；東西二門守城軍士，閉門不迭，被湯隆、唐斌二將，領兵殺入城中，奪了城池。徐寧攔翻了池方，其餘將佐，殺的殺了，走的走了，殺死北兵五千餘人，奪得戰馬三千餘匹，降服了萬餘軍士。索超等將入城，安撫百姓，特此先來報捷。其餘軍民戶口，庫藏金銀，另行造冊呈

報。」宋江聞報大喜，即令申呈陳安撫，并標錄索超等功次，賞賜來人。即寫軍帖，着他回報，待各路兵馬到來，一齊進兵。軍人望潞城回覆去了不題。

卻說威勝田虎處俱省院官，見探馬絡繹來報說：喬道清、孫安都已降服；又報昭德、潞城已破。省院官即日奏知田虎。田虎大驚，與衆多將佐正在計議，忽報襄垣守城偏將葉清、費領國舅書札到來。田虎即命宣進。只因這葉清進來，有分教，威勝城中，削平哨聚強徒；武鄉縣裏，活捉謀王反賊。畢竟田虎看了鄒梨申文，怎麼回答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九回

「花和尚」解脫緣纜井

「混江龍」水灌太原城

話說田虎接得葉清申文，拆開付與近侍識字的，讀與寡人聽。書中說：「臣鄒梨招贅全羽爲婿。此人十分驍勇，殺退宋兵，宋江等退守昭德府。臣鄒梨即日再令臣女郡主瓊英，同全羽領兵恢復昭德城。謹遣總管葉清報捷，并以婚配事奉聞，乞大王恕臣擅配之罪。」田虎聽罷，減了七分憂色，隨即傳令，封

全羽爲中興平南先鋒郡馬之職，仍令葉清同兩個僞指揮使，齎領令旨及花紅錦段銀兩，到襄垣縣封賞郡馬。葉清拜辭田虎，同兩個僞指揮使，望襄垣進發不題。

卻說前日「神行太保」戴宗，奉宋公明將令，往各府州縣，傳遍軍帖已畢，投汾陽府盧俊義處探聽去了。其各府州縣新官，陸續已到。各路守城將佐，隨即交與新官治理。諸將統領軍馬，次第都到昭德府。第一隊是衛州守將關勝，呼延灼，同壺關守將孫立，朱仝，燕順，馬麟，抱犢山守將文仲容，崔植，軍馬來到，入城參見陳安撫。宋江已畢，說水軍頭領李俊，探聽得潞城已克，卽同張橫，張順，阮小二，阮小五，阮小七，童威，童猛，統駕水軍船隻，自衛河出黃河，由黃河到潞城縣東潞水，聚集聽調。當下宋江置酒敘闌。次日，令關勝，呼延灼，文仲容，崔植，領兵馬到潞城，傳令宋軍頭領李俊等，協同汝等，及索超等人馬，進兵攻取榆社，大谷等縣，抄出威勝州城巢之後，不得疎虞。恐賊計窮，投降金人。關勝等遵令去了。次後，陵川縣守城將士李應，柴進，高平縣守城將士史進，穆弘，蓋州守城將士花榮，董平，杜興，施恩，各各交代與新官領軍馬來到，參見已畢，稱說花榮等將，在蓋州鎮守，北將山士奇從壺關戰敗，領了敗殘軍士，糾合浮山縣軍馬，來寇蓋州，被花榮等兩路伏兵齊發，活擒山士奇，殺死二千餘人，山士奇遂降；其餘軍將，四散逃

竄。當下花榮等引山士奇另參宋先鋒，宋江令雷酒接風相敘。宋江等軍馬，只在昭德城中屯住，佯示懼怕張清、瓊英之意，以堅田虎之心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盧俊義等已克汾陽府，田豹敗走到孝義縣，恰遇馬靈兵到。那馬靈是涿州人，素有妖術，脚踏風火二輪，日行千里，因此人稱他做「神駒子」；又有金磚法，打人最是利害；凡上陣時，額上又現出一隻妖眼，因此人又稱他做「小華光」。術有喬道清之下。他手下有偏將二員，乃是武能、徐瑾，那二將都學了馬靈的妖術。當下馬靈與田豹合兵一處，統領武能、徐瑾、索賢、党世隆、凌光、段仁、苗成、陳宣，并三萬雄兵，到汾陽城北十里外扎寨。南軍將佐，連日與馬靈等交戰不利。盧俊義引兵退入汾陽城中，不敢與他廝殺，只愁北軍來攻城池。正在納悶，忽有守東門軍士飛報將來，說宋先鋒特差公孫勝、喬道清，領兵馬二千，前來助戰。盧俊義忙教開門請進。相見已畢，盧俊義揖公孫勝上坐，喬道清次之，置酒管待。盧俊義訴說：「馬靈術法利害，被他打傷了雷橫、鄭天壽、楊雄、石秀、焦挺、鄭淵、鄭潤、龔旺、丁得孫、石勇數員將佐。盧某正在束手無策，卻得二位先生到此。」喬道清說道：「小道與吾師爲此，稟過宋先鋒，特到此拿他。」說還未畢，只見守城軍飛報將來，說馬靈領兵殺奔東門來，武能、徐瑾領兵殺至西門，田豹同索賢、

党世隆、凌光、段仁領兵殺奔北門來。公孫勝聽報，說道：「貧道出東門敵馬靈，喬賢弟出西門擒武能，徐瑾，盧先鋒領兵出北門，迎敵田豹。」盧俊義又教黃信、楊志、歐鵬、鄧飛，四將統領兵馬，助一清先生。當下戴宗聞馬靈會神行，也要同公孫勝出去，盧俊義依允。再令陳達、楊春、李忠、周通，領兵馬助喬先生。盧俊義同秦明、宣贊、郝思文、韓滔、彭玘，領兵出南門，迎敵田豹。當日汾陽城外，東西北三面，旗旛蔽日，金鼓振天，同時廝殺。

不說盧俊義、喬道清兩路廝殺，且說「神駒子」馬靈，領兵搖旗擂鼓，辱罵搦戰，只見城門開處，放下吊橋，南軍將佐，擁出城來，將軍馬一字兒排開，如長蛇之陣。馬靈縱馬挺戟大喝道：「你每這夥鳥敗漢，可速還俺們的城池！若稍延挨，教你片甲不留！」歐鵬、鄧飛兩馬並出，大喝道：「你的死期到了！」歐鵬挺鎗，鄧飛舞鐵鏈，二人拍馬直搶馬靈，馬靈挺戟來迎。三將鬪到十合之上，馬靈手取金磚，正欲望歐鵬打來。此時公孫勝已是驛馬上前，仗劍作法。那時馬靈手起，這邊公孫勝把劍一指，猛可的霹靂也似一聲響亮，只見紅光罩滿，公孫勝滿劍都是火燄，馬靈金磚墮地，就地一滾，即時消滅。公孫勝真個法術通靈，轉眼間，南陣將士，軍卒器械，渾身都是火燄，把一個長蛇陣，變的火龍相似。馬靈金磚法，被公孫

勝神火尅了。公孫勝把麈尾招動，軍馬首尾合殺攏來，北軍大敗虧輸，殺得星落雲散，七斷八續，軍十三停內折了二停。馬靈戰敗逃生，幸得會使神行法，腳踏風火二輪，望東飛去。南陣裏「神行太保」戴宗，已是拴縛停當甲馬，也作起神行法，手挺朴刀，趕將上去。頃刻間，馬靈已去了二十餘里，戴宗止行得十六七里，看看望不見馬靈了。前面馬靈正在飛行，卻撞着一個胖大和尚，劈面搶來，把馬靈一禪杖打翻，順手牽羊，早把馬靈擒住。

那和尚正在盤問馬靈，戴宗早已趕到，只見和尚擒住馬靈。戴宗上前看那和尚時，卻是「花和尚」魯智深。戴宗驚問道：「吾師如何到這里？」魯智深道：「這里是甚麼所在？」戴宗道：「此處是汾陽府城東郭。這個是北將馬靈，適被公孫一清在陣上破了妖法，小弟追趕上來，那厮行得快，卻被吾師擒住，真個從天而降！」魯智深笑道：「酒家雖不是天上下來，也在地上出來。」當下二人縛了馬靈，三人腳踏實地，逕望汾陽府來。戴宗再問魯智深來歷，魯智深一頭走，一頭說道：「前日田虎，差一個烏婆娘到襄垣城外廝殺，他也會飛石子，便將許多頭領打傷，酒家在陣上殺入去，正要拿那烏婆娘，不隄防茂草叢中，藏着一穴。酒家雙腳落空，只一交顛下穴去，半晌方到穴底，幸得不會跌傷。酒家看穴中時，旁邊又

有一穴，透出亮光來。酒家走進去觀看，卻是奇怪，一般有天有月，亦有村莊房舍；其中人民，也是在那里忙忙的營幹，見了酒家，都只是笑。酒家也不去問，也只顧搶入去。過了人煙聚集的所在，前面靜悄悄的曠野，無人居住。酒家行了多時，只見一個草庵，聽的庵中木魚咯咯地響。酒家走進去，看時，與酒家一般的一個和尚，盤膝坐地念經。酒家問他的出路，那和尚答道：「來從來處來，去從去處去。」酒家不省那兩句話，焦躁起來。那和尚笑道：「你知道這個所在麼？」酒家道：「那里知道恁般鳥所在？」那和尚又笑道：「上至非非想，下至無聞地，三千大千世界廣遠，人莫能知。」又道：「凡人皆有心，有心必有念；地獄天堂，皆生一念。是故三界惟心，萬法惟識，一念不生，則六道俱銷，輪迴斯絕。」酒家聽他這段話說得明白，望那和尚唱了個大喏。那和尚大笑道：「你一入緣纏井，難出欲迷天，我指示你的去路。」那和尚便領酒家出庵，纔走得三五步，便對酒家說道：「從此分手，日後再會！」用手向前指道：「你前去可得神駒。」酒家回頭，不見了那和尚，眼前忽的一亮，又是一般境界，卻遇着這個人。酒家見他走的蹊蹺，被酒家一禪杖打翻，卻不知爲何已到這里。此處節氣，又與昭德府那邊不同。桃李只有恁般大葉，卻無半朵蕊。」戴宗笑道：「如今已是三月下旬，桃李多落盡了。」魯智深不肯信，爭讓道：「如今正是二月

下句，適纔落井，只停得一回兒，卻怎麼便是三月下旬？戴宗聽說，十分驚異。二人押着馬靈，一遞來到汾陽城。

此時公孫勝已是殺退北軍，收兵入城。盧俊義、秦明、宣贊、郝思文、韓滔、彭玘，殺了索賢、党世隆、凌光三將，直追田彪、段仁至十里外，殺散北軍。田彪同段仁、陳宣、苗成，領敗殘兵，望北去了。盧俊義收兵回城，又遇喬道清破了武能、徐瑾，同陳達、楊春、李忠、周通，領兵追趕到來。被南軍兩路合殺，北兵大敗，死者甚衆。武能被楊春一大桿刀，砍下馬來；徐瑾被郝思文刺死，奪獲馬匹、衣甲、金鼓、鞍轡無數。盧俊義與喬道清合兵一處，奏凱進城。盧俊義剛到府治，只見魯智深、戴宗將馬靈解來。盧俊義大喜，忙問：「魯智深爲何到此？宋哥哥與鄆梨那厮厮殺，勝敗如何？」魯智深再將前面墮井及宋江與鄆梨交戰的事，細述一遍，盧俊義以下諸將，驚訝不已。

當下盧俊義親釋馬靈之縛。馬靈在路上已聽了魯智深這段話，又見盧俊義如此意氣，拜伏願降。盧俊義賞勞三軍將士。次日，晉寧府守城將佐，已有新官交代，都到汾陽聽用。盧俊義教戴宗、馬靈往宋先鋒處報捷，即日與副軍師朱武計議征進不題。

且說馬靈傳受戴宗日行千里之法，二人一日便到宋先鋒軍前，入寨參見，備細報捷。宋江聽了，魯智深這段話，驚訝喜悅，親自到陳安撫處，參見報捷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田豹同段仁、陳宣、苗成統領敗殘軍卒，急急如喪家之狗，忙忙似漏網之魚，到威勝見田虎，哭訴那喪師失地之事。又有僞樞密院官，急入內啓奏道：「大王，兩日流星報馬，將羽書雪片也似報來，說統軍大將馬靈已被擒拿，關勝呼延灼兵馬已圍榆社縣，盧俊義等兵馬已破介休縣、城池，獨有襄垣縣、鄆國、尉處，屢有捷音，宋兵不敢正視。」田虎聞報大驚，手足無措。文武多官計議，欲北降金人。當有僞右丞相太師卞祥叱退多官，啓奏道：「宋兵縱有三路，我這威勝、高山、環列、糧草足支二年，御林衛、駕等精兵二十餘萬，東有武鄉，西有沁源二縣，各有精兵五萬，後有太原縣、祈縣、臨縣、大答縣、城池堅固，糧草充足，尚可戰守。古語有云：「寧爲鷄口，無爲牛後。」」田虎躊躇未答，又報總管葉清到來。田虎卽令召進，葉清拜舞畢，稱說：「郡主郡馬，屢次斬獲，兵威大振，兵馬直抵昭德府。正要圍城，因鄆國、尉偶患風寒，不能管攝兵馬。乞大王添差良將精兵，協助郡主、郡馬，恢復昭德府。」當有僞都督范權啓奏道：「臣聞郡主、郡馬，甚是驍勇，宋兵不敢正視。若得大王御駕親征，又有雄兵猛將助他，必成中興大功。臣願助太子。」

監國。田虎准奏。原來范權之女，有傾國之姿；范權獻與田虎，田虎十分寵幸；因此范權說的，無有不從。今日范權受了葉清重賂，又見宋兵勢大，他便乘機賣國。

當下田虎撥付卞祥將佐十員，精兵三萬，前往迎敵盧俊義、花榮等兵馬；又令偽太尉房學度，也統領將佐十員，精兵三萬，往榆社迎敵關勝等兵馬；田虎親自統領偽尚書李天錫、鄭之瑞、樞密薛時、林昕、都督胡英、唐顯，及殿帥、御林、護駕、教頭、團練、使、指揮、使、將軍、較尉等衆，挑選精兵十萬，擇日祭旗興師，殺牛宰馬，犒賞三軍。再傳令旨，教兄弟田豹、田彪同都督范權等，及文武多官，輔太子田定監國。葉清得了這個消息，密差心腹，星夜馳至襄垣城中，報知張清、瓊英。張清令解珍、解寶將繩索懸掛出城，星夜往報宋先鋒知會去了。

卻說卞祥伺候兵符，挑選軍馬，盤桓了三日，方才統領樊玉明、魚得源、傅祥、顧愷、寇琛、管珖、馮翊、呂振、□□炳、安士隆等偏牙各項將佐，軍馬三萬，出了威勝州東門，軍分兩隊：前隊是樊玉明、魚得源、馮翊、顧愷，領兵馬五千，剛到沁源縣，地名綿山，山坡下一座大林，前軍卻好抹過林子，只聽得一棒鑼聲響處，林子背後山坡脚邊，撞出一彪軍來，卻是宋公明得了張清消息，密差花榮、董平、林冲、史進、杜興、穆弘，領

精勇騎兵五千，人披軟戰，馬摘鑾鈴，星夜疾馳到此。軍中一將，驍馬當先，兩手搭兩桿鋼鎗。此將乃是宋軍中第一個慣衝頭陣的「雙鎗將」董平，大喝道：「來的是那里兵馬？不早早受縛，更待何時？」樊玉明大罵：「水洼草寇，何故侵奪俺這里城池？」董平大怒，喝道：「天兵到此，兀是抗拒！」拍馬挺雙鎗，直搶樊玉明。那邊樊玉明縱馬撚鎗來迎。二將鬪到二十餘合，樊玉明力怯，遮架不住，被董平一鎗，刺中咽喉，翻身落馬。那邊馮翊大怒，挺條渾鐵鎗，飛馬直搶董平。那邊「小李廣」花榮，驍馬接住廝殺。二將鬪到十合之上，花榮撥馬，望本陣便走。馮翊縱馬趕來，卻被花榮帶住花鎗，拈弓搭箭，扯得那弓滿滿的，扭轉身軀，覷定馮翊較親，只一箭，正中馮翊面門，頭盔倒卓，兩脚蹬空，撲通的撞下馬來。花榮撥轉馬，再一鎗，結果了性命。董平、林冲、史進、穆弘、杜興，招動兵馬，一齊捲殺過來。顧愷早被林冲攔翻；魚得源墮馬，被人馬踐踏身死。北兵大敗虧輸，五千軍馬，殺死大半，其餘四散逃竄。花榮等兵士，奪了金鼓馬匹，追殺北兵，至五里外，卻遇卞祥大兵到來。

那卞祥是莊家出身，他兩條臂膊，有水牛般氣力；武藝精熟，乃是賊中上將。當下兩軍相對，旗鼓相望，兩陣裏畫角齊鳴，鼙鼓迭播。北將卞祥，立馬當先，頭頂鳳翅金盔，身掛魚鱗銀甲，九尺長短身材，三牙

掩口露鬚，面方肩闊，眉豎眼圓，跨匹衝波戰馬，提把開山大斧。左右兩邊，排着傅祥、管琰、寇琛、呂振四個偽統制官；後面又有偽統軍、提轄、兵馬防禦、團練等官，參隨在後。隊伍軍馬，十分擺布得整齊。南陣裏「九紋龍」史進驟馬出陣，大喝：「來將何人快下馬受縛，免污刀斧！」卞祥呵呵大笑道：「瓶兒罐兒，也有兩個耳朵。你須曾聞得我卞祥的名字麼？」史進喝道：「助逆匹夫，天兵到此，兀是抗拒！」拍馬舞三尖兩刃八環刀，直搶卞祥。卞祥也輪大斧來迎。二馬相交，兩器並舉，刀斧縱橫，馬蹄撩亂，鬪到三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這邊花榮愛卞祥武藝高強，卻不肯放冷箭，只拍馬挺鎗，上前助戰。卞祥力敵二將，又鬪了三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北陣中將士，恐卞祥有失，急鳴金收兵。花榮、董平，見天色已晚，又寡不敵衆，也不追趕，亦收兵向南。兩軍自去十餘里扎寨。

是夜南風大作，濃雲瀆墨，夜半大雨震雷。此時田虎統領衆多官員將佐軍馬，已離了威勝城池百餘里，天晚扎寨。帳中自有隨行軍中內侍姬妾，及范美人在帳中觀宴。是夜也遇了大雨。自此霖雨一連五日不止，上面張蓋的天雨蓋都濕，下面又是水淥淥的，軍士不好炊爨立脚，角弓軟，箭翎脫，各營軍馬，都在營中兀守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索超、徐寧、單廷珪、魏定國、湯隆、唐斌、耿恭等將，接得關勝呼延灼、文仲容、崔植、陸兵及水軍頭領李俊等水軍船隻，衆將計議，留單廷珪、魏定國鎮守潞城，關勝等將佐水陸並進，船騎同行，打破榆社縣，再留索超、湯隆鎮守城池。關勝等衆乘勝長驅，勢如破竹，又克了大谷縣，殺了守城將佐，其餘牙將軍兵降者無算。關勝安撫軍民，賞勞將士，差人到宋先鋒處報捷。次日，關勝等同時也遇了大雨，在城屯紮，不能前進。忽報：「盧先鋒留下宣贊、郝思文、呂方、郭盛，管領兵馬，鎮守汾陽府。盧俊義等已克了介休、平遙兩縣，再留韓滔、彭玘鎮守介休縣，孔明、孔亮鎮守平遙縣。盧先鋒統領衆多將佐軍馬，見圍太原縣，城池也因雨阻，不能攻打。」恰好水軍頭領李俊在城，聽了此報，忙對關勝說道：「盧先鋒等今遇天雨連綿，流水大至，使三軍不得稽留，倘賊人選死士出城衝擊，奈何？」小弟有一計：欲到盧先鋒處商議。」關勝依允。

當下「混江龍」李俊，即刻辭了關勝出城，教童威、童猛統管水軍船隻，自己同了二張、三阮，帶領水軍二千，戴笠披簑，冒雨衝風，間道疾馳到盧俊義軍前，入寨參見。不及寒溫，即與盧俊義密語片晌。盧俊義大喜，隨即傳令軍士，冒雨砍木作筏，李俊等分頭行事去了。不題。

且說太原城中守城將士張雄，僞授殿帥之職，項忠、徐岳，僞授都統制之職，這三個人是賊中最好殺的。手下軍卒，個個兇殘淫暴，城中百姓，受暴虐不過，棄了家產，四散逃亡，十停中已去了七八停。張雄等今被大兵圍困，負固不服。張雄與項忠、徐岳計議：目今天雨，宋兵欲掠無所，水地不利，薪芻既寡，軍無稽留之心，急出擊之，必獲全勝。此時是四月上旬，張雄正欲分兵出四門，衝擊宋兵，忽聽得四面鑼聲振響。張雄忙上敵樓望城外時，只見宋軍冒雨穿履，俱登高阜山岡。張雄正在驚疑，又聽得智伯渠邊，及東西三處，喊聲振天，如千軍萬馬狂奔馳驟之聲。霎時間，洪波怒濤飛至，卻如秋中八月潮湧，天上黃河水瀉傾，真個是功過智伯城三板，計勝淮陰沙幾囊。畢竟不知道這水勢如何底止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回

張清瓊英雙建功

陳瓘宋江同奏捷

話說太原縣城池，被『混江龍』李俊，乘大雨後水勢暴漲，同二張、三阮，統領水軍，約定時刻，分頭決引智伯渠及晉水，灌浸太原城池。頃刻間，水勢汹涌，但見：

驟然飛急水，忽地起洪波。軍卒乘木筏衝來，將士駕天潢飛至。神號鬼哭，昏昏白色無光。嶽城山崩，浩浩波聲若怒。城垣盡倒，窩鋪皆休。旗幟隨波不見，青紅交雜兵戈。汨浪難排，霜雪爭叉。僵尸如魚鼈沉浮，熱血與波濤並沸。須臾樹木連根起，頃刻樓閣貼水飛。

當時城中鼎沸，軍民將士，見水突至，都是水淥淥的爬牆上屋，攀木抱梁，老弱肥胖的，只好上樓上卓。轉眼間，連卓棧也浮起來，房屋傾圮，都做了水中魚鼈。城外李俊，二張，三阮，乘着飛江天浮，逼近城來，恰與城垣高下相等。軍士攀緣上城，各執利刃，砍殺守城士卒。又有軍士乘木筏衝來，城垣被衝，無不傾倒。張雄正在城樓上叫苦不迭，被張橫、張順從飛江上城，手執朴刀，喊一聲，搶上樓來，一連砍翻了十餘個軍卒，衆人亂攔逃生。張雄躲避不迭，被張橫一朴刀砍翻，張順趕上前，脍察的一刀，剝下頭來。比及水勢四散退去，城內軍民，沉溺的，壓殺的，已是無數。梁柱門扇，衝撞什物，屍骸順流塞塞南城。城中只有避暑宮，乃是北齊神武帝所建，基址高固，當下附近軍民，一齊搶上去，挨擠踐踏，死的也有二千餘人，連那高阜及城垣上，一總所存軍民，僅千餘人。城外百姓，卻得盧先鋒密喚里保，傳諭居民，預先擺布，鑼聲一響，即時都上高阜。况城外四散空闊，水勢去的快，因此城外百姓，不致湮沒。

當下「混江龍」李俊，領水軍據了西門；「船火兒」張橫，同「浪裏白跳」張順，奪了北門；「立地太歲」阮小二，「短命二郎」阮小五，占了東門；「活閻羅」阮小七，奪了南門；四門俱豎起宋軍旗號。至晚水退，現出平地，李俊等大開城門，請盧先鋒等軍馬入城。城中雞犬不聞，屍骸山積。雖是張雄等惡貫滿盈，李俊這條計策，也忒慘毒了。那千餘人，四散的跪在泥水地上，插燭也似磕頭乞命。盧俊義查點這夥人中，只有十數個軍卒，其餘都是百姓。項忠、徐岳爬在帥府後傍屋的大檜樹上，見水退，溜將下來，被南軍獲住，解到盧先鋒處。盧俊義教斬首示衆，給發本縣府庫中銀兩，賑濟城內外被水百姓；差人往宋先鋒處報捷；一面令軍士埋葬屍骸，修築城垣房屋，召民居住。

不說盧俊義在太原縣撫綏料理，再說太原未破時，田虎統領十萬大軍，因雨在銅鞮山南屯紮，探馬報來，鄆國舅病亡，郡主郡馬，卽退軍到襄垣，殲殮國舅。田虎大驚，差人在襄垣城中傳旨，着瑋英在城中鎮守，着全羽前來聽用，并問爲何差往襄垣人役，都不來回奏。

次日雨霽，平明時分，流星探馬飛報將來，說宋江差孫安、馬靈，領兵前來拒敵。田虎聽報，大怒道：「孫安、馬靈，都受我高官厚祿，今日反叛，情理難容。待寡人親自去問他。卿等努力，如有擒得二人者，千

金賞萬戶侯。當下田虎親自驅兵向前，與宋兵相對。北軍觀看宋軍旗號，原來是「病尉遲」孫立，「鐵笛仙」馬麟。北陣前金瓜密布，鐵斧齊排，劍戟成行，旗旛作隊，那九曲飛龍，赭黃傘下，玉轡金鞍，銀鬃白馬上，坐着那個草頭大王田虎，出到陣前，親自監戰。南陣後，宋江統領吳用、孫新、顧大嫂、王英、扈三娘、孫立、朱仝、燕順兵馬，又到，宋江也親自督戰。

田虎聞說是宋江，方欲遣將出陣，擒捉宋江，只聽得飛馬報道：「關勝等連破榆社、大谷兩個城池；西路盧俊義軍馬，又打破平遙、介休兩縣，被他引水灌了太原城池，城中兵將，不留一個；右丞相卞祥、紫塞綿山、與花榮等相持，被盧俊義從太原領兵，後面殺來。卞丞相當不得兩面夾攻，大敗虧輸，卞祥被盧俊義活捉過陣去。盧俊義同關勝合兵一處，將沁源縣圍得鐵桶相似。」田虎聽罷，大驚無措，忙傳令旨，便教收軍，退保威勝城內。

當下李天錫等押住陣腳，薛時、林昕、胡英、唐昌保護田虎先行。只聽的銅鞮山北，砲聲振響，被宋江密教魯智深、劉唐、鮑旭、項充、李袞，統領精勇步兵，抄出銅鞮山北，分兩路殺奔前來。田虎急驅御林軍馬來戰，忽被馬靈、孫安領兵馬從東剗斜裏殺來。馬靈腳踏風火二輪，將金磚望北軍亂打；孫安揮雙劍砍

殺二將領兵，突入北陣，如入無人之境，把北軍衝做兩截。北軍雖有十萬之衆，被吳用籌畫這三路兵馬，橫衝直撞，縱橫亂殺，北軍大敗，殺得星落雲散，七斷八續。當下僞尚書李天錫等保護田虎，望東衝殺逃奔，卻被魯智深等領着標槍、團牌、飛刀手，沖開血路，殺奔前來，又把李天錫、鄭之瑞、薛時、林昕等軍馬，衝散奔西。田虎手下，雖是御林軍馬，挑選那最精勇的，他們自來與官軍鬪敵，從未曾見有恁般兇猛，今日如何抵當得住？

當下田虎左右，只有都督吳英、唐昌、總管葉清，及金吾、較尉等將，領着五千敗殘軍馬，擁護奔逃。正在危急，忽的又有一彪軍馬，從東突至。田虎見了，仰天大嘆道：「天喪我也！」北軍看那彪軍馬中，當先一個俊龐年少將軍，頭戴青巾，身穿綠戰袍，手執梨花鎗，坐匹高頭雪白捲毛馬，旗號上寫的分明，乃是「中興平南先鋒郡馬全羽」。那時葉清緊隨田虎，看了旗號，奏知田虎。田虎傳旨，快教郡馬救駕。那全郡馬近前，下馬跪奏道：「臣啓大王：甲冑在身，不能俯伏，臣該應死。」田虎道：「赦卿無罪。」全郡馬又奏道：「事在危急，奉請大王到襄垣城中，權避敵鋒。待臣同郡主殺退宋兵，再請大王到威勝大內，計議良策，恢復基業。」田虎大喜，傳下令旨，卽望襄垣進發。全郡馬在後面，抵當追趕的兵將。田虎等衆，已

到襄垣城下，背後喊殺連天，追趕將來。襄垣城上守城將士看見，連忙開城門，放吊橋。胡英引兵在前，軍士聽見後面趕來，一擁搶進城去，也顧不得甚麼大王。胡英剛進得城門，猛聽得一聲梆子響，兩邊伏兵齊發，將胡英及三千餘人，都趕入陷坑中去，被軍士把長鎗亂搗，可憐三千餘人，不留半個。城中大叫「田虎要活的！」田虎見城中變起，方知是計，急勒馬望北奔走。張清、葉清拍馬趕來，田虎那匹好馬行得快，張清、葉清領軍士追趕不上，已離了一箭之地，只見田虎馬前，忽地起陣旋風，風中見出一個女子，大叫道：「奸賊田虎，我仇家夫婦，都被汝害了，今日走到那里去？」就女子身旁，又起一陣陰風，望田虎劈面滾來，那女子寂然不見。田虎坐下馬，忽然驚躍嘶鳴，田虎落馬墮地，被張清、葉清趕上，跳下馬來，同軍士一擁上前擒住。唐昌領衆挺鎗驟馬來救。張清見唐昌搶來，疾忙上馬，拈一石子飛來，正中唐昌面門，撞下馬去。張清大叫道：「我不是甚麼全羽，乃是天朝宋先鋒部下「沒羽箭」張清。」那時李遠、武松，領五百步兵，從城內搶出來，二人大吼一聲，把那殿帥將軍，金吾較尉等二千餘人，殺的星落雲散。張清刺殺了唐昌，縛了田虎，簇擁入城，閉了城門，待宋先鋒殺退北兵，方可解去。魯智深追趕到來，見田虎已捉入城去，魯智深等復向西殺到銅鞮山側。此時已是酉牌時分。

宋江等三路軍馬與北兵鏖戰一日，殺死軍士二萬餘人。北軍無主，四面八方，亂攙逃生。范美人及姬妾等項，都被亂兵所殺。李天錫、鄭之瑞、薛時、林昕，領三萬餘人，上銅鞮山據住。宋江領兵四面圍困。魯智深來報，田虎已被張清擒捉。宋江以手加額，忙傳將令，差軍星夜疾馳到襄垣，教武松等堅閉城門，看守田虎，教張清領兵速到威勝，策應瓊英等。

原來瓊英已奉吳軍師密計，同解珍、解寶、樂和、段景住、王定六、郁保四、蔡福、蔡慶，帶領五千軍馬，盡着北軍旗號，伏於武鄉縣城外石盤山側。瓊英等探知田虎與我兵廝殺，瓊英領衆人星夜疾馳到威勝城下。是日天晚，已是暮霞斂彩，新月垂鉤，瓊英在城下鶯聲嬌囀叫道：「我乃郡主，保護大王到此，快開城門！」當下守城軍卒，飛報王宮內裏。田豹、田彪聞報，上馬疾馳到南城，忙上城樓觀看，果見緒黃傘下，那匹雕鞍銀鬃白馬上，坐若大王，馬前一個女將，旗上大書郡主瓊英，後面有尚書都督等官，遠遠跟隨。只見瓊英高聲叫道：「胡都督等與宋兵戰敗，我特保護大王到此。教官員速出城接駕！」田豹等見是田虎，即令開了城門，出城迎接。二人纔到馬前，只聽馬上的大王大喝道：「武士與寡人拿下二賊。」軍士一擁上前，將二人擒住。田豹、田彪大叫：「我二人無罪！」急要掙扎時，已被軍士將繩索綁縛了。原來

這個田虎，乃是吳用教孫安揀擇南軍中與田虎一般面貌的一個軍卒，依着田虎妝束；後面尙書都督，卻是解珍、解寶等數人假扮的。當下衆人各掣出兵器，王定六、郁保四、蔡福、蔡慶領五百餘人，將田豹、田彪連夜解往襄垣去了。城上見捉了田豹、田彪，又見將二人押解向南，情知有詐，急出城來搶時，卻被瓊英要殺田定，不顧性命，同解珍、解寶一擁搶入城來。守門將士上前來鬪敵，被瓊英飛石子打去，一連傷了六七個人，解珍、解寶幫助瓊英廝殺，城外樂和、段景住，急教軍士卸下北軍打扮，個個是南軍號衣，一齊搶入城來，奪了南門。樂和、段景住挺朴刀，領軍上城，殺散軍士，豎起宋軍旗號。城中一時鼎沸起來，尙有許多僞文武官員，及王親國戚等衆，急引兵來廝殺。瓊英這四千餘人，深入巢穴，如何抵敵？卻得張清領八千餘人到來，驅兵入城，見瓊英、解珍、解寶與北兵正在廝戰，張清上前飛石，連打四員北將，殺退北軍。張清對瓊英道：「不該深入重地，又且衆寡不敵。」瓊英道：「欲報父仇，雖粉骨碎身，亦所不辭！」張清道：「田虎已被我擒捉在襄垣了。」瓊英方纔喜歡。

正欲引兵出城，也是天厭賊衆之惡，又得盧俊義打破沁源城池，統領大兵到來，見了南門旗號，急驅兵馬入城，與張清合兵一處，趕殺北軍。秦明、楊志、杜遷、宋萬，領兵奪了東門；歐鵬、鄧飛、雷橫、楊林，奪了

西門、黃信、陳達、楊春、周通、領兵奪了北門；楊雄、石秀、焦挺、穆春、鄭天壽、鄒淵、鄒潤、領步兵，大刀闊斧，從王宮前面砍殺入去；龔旺、丁得孫、李立、石勇、陶宗旺、領步兵，從後宰門砍殺入去；殺死王宮內院嬪妃、姬妾、內侍人等無算。田定聞變，自刎身死。張清、瓊英、張青、孫二娘、唐斌、文仲容、崔埜、耿恭、曹正、薛永、李忠、朱富、時遷、白勝，分頭去殺偽尙書、偽殿帥、偽樞密以下等衆，及偽封的王親國戚等賊徒，正是：

金階殿下人頭滾，
玉砌朝門熱血噴。

莫道不分玉與石，
爲慶爲殃心自捫。

當下宋兵在威勝城中，殺的屍橫市井，血滿溝渠。盧俊義傳令，不得殺害百姓，連忙差人先往宋先鋒處報捷。當夜宋兵直圍至五更方息，軍將降者甚多。

天明，盧俊義計點將佐，除「神機軍師」朱武在沁源城中鎮守外，其餘將佐，都無傷損。只有降將耿恭，被人馬踐踏身死。衆將都來獻功。焦挺將田定死屍挑來，瓊英咬牙切齒，拔佩刀割了首級，把他屍骸支解。此時鄧梨老婆倪氏已死，瓊英尋了葉清妻子安氏，辭別盧俊義，同張清到襄垣，將田虎等押解到宋先鋒處。盧俊義正在料理軍務，忽有探馬報來，說北將房學度將索超、湯隆圍困在榆社縣。盧俊義

即教關勝、秦明、雷橫、陳達、楊春、楊林、周通領兵去解救索超等。

次日，宋江已破李天錫等於銅鞮山，一面差人申報陳安撫說：「賊巢已破，賊首已擒，請安撫到威勝城中料理。」宋江統領大兵，已到威勝城外，盧俊義等迎接入城。宋江出榜安撫百姓。盧俊義將卞祥解來；宋江見卞祥狀貌魁偉，親釋其縛，以禮相待。卞祥見宋江如此意氣，感激歸降。次日，張清、瓊英、葉清將田虎、田豹、田彪囚載陷車，解送到來。瓊英同了張清，雙雙的拜見伯伯宋先鋒；瓊英拜謝王英等昔日冒犯之罪。宋江叫將田虎等監在一邊，待大軍班師，一同解送東京獻俘，即教置酒與張清、瓊英慶賀。當日有威勝屬縣武鄉守城將土方順等，將軍民戶口冊籍、倉庫錢糧，前來獻納。宋江賞勞畢，仍令方順依舊鎮守。宋江在威勝城一連過了兩日，探馬報到，說關勝等到榆社縣，同索超、湯隆內外夾攻，殺了北將房學度；北軍死者五千餘人，其餘軍士都降。宋江大喜，對衆將道：「都賴衆兄弟之力，得成平寇之功。」即細細標寫衆將功勞，及張清、瓊英擒賊首，搗賊巢的大功。又過了三四日，關勝兵馬方到，又報陳安撫兵馬也到了。

宋江統領將佐，出郭迎接入城，參見已畢，陳安撫稱贊道：「將軍等五月之內，成不世之功。下官一

聞擒捉賊首，先將表文差人馬上馳往京師奏凱，朝廷必當重封官爵。」宋江再拜稱謝。

次日，瓊英來稟，欲往太原石室山，尋覓母親屍骸埋葬，宋江即命張清、葉清同去不題。

宋江稟過陳安撫，將田虎宮殿院宇，珠軒翠屋，盡行燒毀；又與陳安撫計議，發倉廩，賑濟各處遭兵被火居民。修書申呈宿太尉，寫表申奏朝廷，差戴宗即日起行。

戴宗擎齋表文書札，趕上陳安撫差的齋奏官，一同入進東京，先到宿太尉府前，依先尋了楊虞候，將書呈遞。宿太尉大喜，明日早朝，并陳安撫表文，一同上達天聽。道君皇帝龍顏喜悅，勅宋江等料理，候代班師回京，封官受爵。戴宗得了這個消息，即日拜辭宿太尉，離了東京，明日未牌時分，便到威勝城中，報知陳安撫，宋先鋒。

陳瓘，宋江一面教把生擒到賊徒偽官等衆，除留田虎、田彪，另行解赴東京，其餘從賊，都就威勝市曹斬首施行。所有未收去處，乃是管寧所屬蒲解等州縣，賊役贓官，得知田虎已被擒獲，一半逃散，一半自行投首。陳安撫盡皆准首，復爲良民，就出行榜去各處招撫，以安百姓；其餘隨從賊徒，不傷人者，亦准其自首投降，復爲鄉民，給還產業田園。克復州縣已了，各調守禦官軍，護境安民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道君皇帝已降詔勅，差官覆領到河北遼陳瓌等。次日，臨幸武學，百官先集，蔡京於坐上譚兵，衆皆拱聽。內中卻有一官，仰着面孔，看視屋角，不去睬他。蔡京大怒，連忙查問那官員姓名。正是一人向隅，滿坐不樂。只因蔡京查這個官員姓名，直教天罡地煞臨軫翼，猛將雄兵定楚郢。畢竟蔡京查問那官員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一回

謀墳地陰險產逆 蹈春陽妖豔生奸

話說蔡京在武學中查問那不聽他譚兵，仰視屋角的這個官員，姓羅名穉，祖貫雲南軍，達州人，見做武學諭。當下蔡京怒氣填胸，正欲發作，因天子駕到報來，蔡京遂放下此事，率領百官，迎接聖駕進學，拜舞山呼。道君皇帝講武已畢，當有武學諭羅穉，不等蔡京開口，上前俯伏，先啓奏道：「武學諭小臣羅穉，冒萬死，謹將淮西強賊王慶造反情形，上達聖聰。王慶作亂淮西，五年於茲，官軍不能抵敵。童貫、蔡攸奉旨往淮西征討，全軍覆沒；懼罪隱匿，欺誑陛下，說軍士水土不服，權且罷兵，以致養成大患。王慶勢愈

猖獗，前月又將臣鄉雲安軍攻破，擄掠淫殺，慘毒不忍言說，通共占據八座軍州，八十六個州縣。蔡京經體贊元，其子蔡攸，如是覆軍殺將，辱國喪師，今日聖駕未臨時，猶儼然上坐譚兵，大言不慚，病狂喪心。乞陛下速誅蔡京等誤國賊臣，選將發兵，速行征勦，救生民於塗炭，保社稷以無疆，臣民幸甚！天下幸甚！

道君皇帝聞奏大怒，深責蔡京等隱匿之罪。當被蔡京等巧言宛奏天子，不卽加罪，起駕還宮。次日，又有亳州太守侯蒙到京聽調，上書直言蓋賈，蔡攸喪師辱國之罪，并薦舉宋江等才略過人，屢建奇功，征遼回來，又定河北，今已奏凱班師，目今王慶猖獗，乞陛下降勅，將宋江等先行褒賞，卽着這支軍馬，征討淮西，必成大功。徽宗皇帝准奏，隨卽降旨下省院，議封宋江等官爵。省院官同蔡京等商議，回奏：「王慶打破宛州，昨有禹州，戴州，萊縣三處申文告急。那三處是東京所屬州縣，鄰近神京，乞陛下勅陳瓘，宋江等不必班師回京，着他統領軍馬，星夜馳援禹州等處。臣等保舉侯蒙爲行軍參謀。羅攸素有竊略，着他同侯蒙到陳瓘軍前聽用。宋江等正在征勦，未便陞受，待淮西奏凱，另行酌議封賞。」原來蔡京知王慶那里兵強將猛，與蓋賈，楊戩，高俅計議，故意將侯蒙，羅攸送到陳瓘那里，只等宋江等敗績，侯蒙，羅攸怕他走上天去，那時卻不是一網打盡。話不絮繁，卻說那四個賊臣的條議，道君皇帝一一准奏，降旨寫勅，就

眷侯蒙，羅織，齎捧詔勅，及領賞賜金銀、段疋、袍服、衣甲、馬匹、御酒等物，卽日起行，馳往河北，宣諭宋江等。又勅該部將河北新復各府州縣所缺正佐官員，速行推補，勒限星馳赴任。道君皇帝剖斷必人已畢，復被王黼、蔡攸二人，勸帝到良嶽娛樂去了不題。

且說侯蒙齎領詔勅及賞賜將士等物，滿滿的裝載三十五車，離了東京，望河北進發。於路無話，不則一日，過了壺關山，昭德府，來到威勝州，離城尚有二十餘里，遇着宋兵押解賊首到來。卻是宋江先接了班師詔勅，恰遇瓊英、母回來；宋江將瓊英、母子及葉清、貞孝、節義的事，擒元兇賊首的功，并喬道清、孫安等降順天朝，有功員役，都備細寫表，申奏朝廷，就差張清、瓊英、葉清，領兵押解賊首先行。當下張清上前，與侯參謀，羅織相見已畢。張清得了這個消息，差人馳往陳安撫，宋先鋒處報聞。陳、宋江率領諸將，出郭迎接，侯蒙等捧齎聖旨入城，擺列龍亭香案。陳安撫及宋江以下諸將，整整齊齊，朝北跪着，裴宣喝拜，拜罷，侯蒙面南，立於龍亭之左，將詔書宣讀道：

制曰：朕以敬天法祖，續紹洪基，惟賴傑宏股肱，贊勳大業。邇來邊庭多傲，國祚少寧，爾先鋒使宋江等，跋履山川，踰越險阻，先成平虜之功，次奏靜寇之績，朕實嘉賴。今特差參謀侯蒙，齎捧詔書，

給賜安撫陳瓘及宋江、盧俊義等金銀袍段，名馬，衣甲，御酒等物，用彰爾功。茲者又因強賊王慶，作亂淮西，傾覆我城池，變夷我人民，虔劉我邊陲，蕩搖我西京，仍敕陳瓘爲安撫，宋江爲平西都先鋒，盧俊義爲平西副先鋒，侯蒙爲行軍參謀。詔書到日，卽統領軍馬，星馳先救宛州。爾等將士，協力盡忠，功奏蕩平，定行封賞。其三軍頭目，如欵賞未敷，着陳瓘就於河北州縣內豐盈庫藏中，那撮給賞，造冊奏聞。爾其欵哉特諭。

宣和五年四月 日

侯蒙讀罷丹詔，陳瓘及宋江等山呼萬歲，再拜謝恩已畢，侯蒙取過金銀段疋等項，依次照名給散。陳安撫及宋江、盧俊義，各黃金五百兩，錦段十表裏，錦袍一套，名馬一匹，御酒二瓶；吳用等三十四員，各賞白金二百兩，綵段四表裏，御酒一瓶；朱武等七十二員，各賜白金一百兩，御酒一瓶；餘下金銀，陳安撫設處湊足，俵散軍兵已畢。宋江復令張清、瓊英、葉清，押解田虎、田豹、田彪，到京師獻俘去了。公孫勝來京，乞兄長修五龍山龍神廟中五條龍像。宋江依允，差匠修塑。

宋江差戴宗、馬靈往諭各路守城將士，一新新官到來，卽行交代，勒兵前來，征勦王慶。宋江又料理

了數日，各處新官皆到，諸路守城將佐，統領軍兵，陸續到來。宋江將欽賞銀兩，俵散已畢，宋江令蕭讓、金大堅、鵠勒碑石，記敘其事。正值五月五日天中節，宋江教宋清大排筵席，慶賀太平，請陳安撫上坐，新任太守及侯蒙、羅攸，并本州佐貳等官次之，宋江以下，除張清、晉京外，其一、百單七人，及河北降將喬道清、孫安、卞祥等一十七員，整整齊齊，排坐兩邊。當下席間，陳瓘、侯蒙、羅攸稱贊宋江等功勳，宋江、吳用等感激三位知己，或論朝事，或訴衷曲，觥籌交錯，燈燭輝煌，直飲至夜半方散。次日，宋江與吳用計議，整點兵馬，辭別州官，離了威勝，同陳瓘等乘望南進發。所過地方，秋毫無犯，百姓香花燈燭，絡繹道路，拜謝宋江等剪除賊寇，我每百姓得再見天日之恩。

不說宋江等望南征進，再說「沒羽箭」張清同瓊英、葉清，將陷車囚解田虎等，已到東京，先將宋江書札，呈達宿太尉，并送金珠珍玩。宿太尉轉達上皇，天子大嘉瓊英母子貞孝，降勅特贈瓊英母宋氏爲「介休貞節縣君」，着彼處有司，建造坊祠，表揚貞節，春秋享祀。封瓊英爲貞孝宜人，葉清爲正排軍，欽賞白銀五十兩，表揚其義。張清復還舊日原職，仍着三人協助宋江，征討淮西，功成陞賞。道君皇帝勅下法司，將反賊田虎、田豹、田彪，押赴市曹，凌遲碎剮。當下瓊英帶得父母小像，稟過監斬官，將仇申、宋氏

小像，懸掛法場中，像前擺張桌子，等到午時三刻，田虎開刀碎副後，瓊英將田虎首級擺在桌上，滴血祭奠父母，放聲大哭。此時瓊英這段事，東京已傳遍了，當日觀者如瑛，見瓊英哭得悲慟，無不感泣。瓊英祭奠已畢，同張清、葉清、關謝恩三人離了東京，逕望宛州進發，來助宋江，征討王慶，不在話下。

看官牢記話頭，仔細聽着，且把王慶自幼至長的事，表白出來。那王慶原來是東京開封府內一個副排軍。他父親王善，是東京大富戶，專一打點衙門，撮唆結訟，放刁把濫，排陷良善，因此人都讓他些個。他聽信了一個風水先生，看中了一塊陰地，當出大貴之子。這塊地，就是王善親戚人家葬過的，王善與風水先生設計陷害。王善出尖，把那家告紙誑狀，官司累年，家產蕩盡，那家敵王善不過，離了東京，遠方居住。後來王慶造反，三族皆夷，獨此家在遠方，官府查出是王善被害，獨得保全。王善誓了那塊墳地，葬過父母，妻子懷孕彌月。王善夢虎入室，踉蹌堂西，忽被獅獸突入，將虎銜去。王善覺來，老婆便產王慶。那王慶從小浮浪，到十六七歲，生得身雄力大，不去讀書，專好鬪雞走馬，使鎗輪棒。那王善夫妻兩口兒，單養得王慶一個，十分愛恤，自來謹短，憑他慣了，到得長大，如何拘管得下。王慶賭的是錢兒，宿的是娼兒，喫的是酒兒。王善夫婦，也有時訓誨他。王慶逆性發作，將父母詈罵，王善無可奈何，只索由他。過了六

七年，把個家產費得罄盡，單靠着一身本事，在本府充做個副排軍。一有錢鈔在手，三兄四弟，終日大酒大肉價同喫；若是有些不如意時節，拽出拳頭便打，所以衆人又懼怕他，又喜歡他。

一日，王慶五更入衙畫卯，幹辦完了執事，閒步出城南，到玉津園游玩。此時是徽宗政和六年，仲春天氣，游人如蟻，軍馬如雲，正是：

上苑花開堤柳眠，

游人隊裏雜嬋娟。

金勒馬嘶芳草地，

玉樓人醉杏花天。

王慶獨自閃爍了一回，向那園中一點傍池的垂楊上，將肩膊斜倚着，欲等個相識到來，同去酒肆中喫三盃進城，無移時，只見池北邊十來個幹辦，虞候，伴當，養娘人等，簇着一乘轎子，轎子裏面如花似朵的一個年少女子；那女子要看景致，不用竹籬。那王慶好的是女色，見了這般標致的女子，把個魂靈都吊下來。認得那夥幹辦虞候，是樞密童貫府中人。當下王慶遠遠地跟着轎子，隨了那夥人，來到艮嶽。那艮嶽在京城東北隅，卽道君皇帝所築，奇峯怪石，古木珍禽，亭榭池館，不可勝數。外面朱垣緋戶，如禁門一般，有內相禁軍看守，等閑人脚指頭兒也不敢覓到門前。那簇人歇下轎，養娘扶女子出了轎，逕望

良嶽門內，嬌嬌娜娜，妖妖嬈嬈，走進去。那看門禁軍內侍，都讓開條路，讓他走進去。原來那女子是童貫之弟童貫之女，楊戩的外孫。童貫撫養爲己女，許配蔡攸之子，卻是蔡京的孫兒媳婦了。小名叫做嬌秀，年方二八。他稟過童貫，乘天子兩日在李師師家娛樂，欲到良嶽游玩。童貫預先分付了禁軍人役，因此不敢攔阻。那嬌秀進去了兩個時辰，兀是不見出來。王慶那厮，呆呆地在外面守着，肚裏飢餓，覷到東街酒店裏，買些酒肉，忙忙地喫了六七盃，恐怕那女子去了，連帳也不算，向便袋裏摸出一塊二錢重的銀子，丟與店小二道：「少停便來算帳。」王慶再覷到良嶽前，又停了一回，只見那女子同了養娘，輕移蓮步，走出良嶽來，且不上轎，看那良嶽外面的景致。王慶趕上前去，看那女子時，真個標致，有混江龍詞爲證：

丰資毓秀，那里個金屋堪收？點櫻桃小口，橫秋水雙眸。若不是昨夜晴開新月皎，怎能得今朝腸斷小梁州。芳芬綽約蕙蘭儔，香飄雅麗芙蓉袖。兩下裏心猿都被月引花鈎。

王慶看到好處，不覺心頭撞鹿，骨軟筋麻，好便似雪獅子向火，霎時間酥了半邊。那嬌秀在人叢裏，
酸見王慶的相貌：

鳳眼濃眉如畫，微鬢白面紅顏。頂平額闊滿天倉，七尺身材壯健。善會偷香竊玉，慣的賣俏行奸。凝眸呆想立人前，俊俏風流無限。

那嬌秀一眼瞟着王慶風流，也看上了他。當有幹辦處候，喝開衆人，養娘扶嬌秀上轎，衆人簇擁着，轉東過西，卻到酸棗門外嶽廟裏來燒香。王慶又跟隨到嶽廟裏，人山人海的，挨擠不開，衆人見是童樞密處候幹辦，都讓開條路。那嬌秀下轎進香，王慶挨趲上前，卻是不能近身，又恐隨從人等叱咤，假意與廟祝厮熟，幫他點燭燒香，一雙眼不住的溜那嬌秀，嬌秀也把眼來頻瞷。原來蔡攸的兒子，生來是憨獸的；那嬌秀在家，聽得幾次媒婆傳說是真，日夜叫屈怨恨；今日見了王慶風流俊俏，那小鬼頭兒春心也動了。當下童府中一個董虞候，早已聽科，認得排軍王慶。董虞候把王慶劈臉一掌打去，喝道：「這個是甚麼人家的宅眷！你是開封府一個軍健，你好大膽，如何也在這裏挨挨擠擠。待俺對相公說了，教你這顆驢頭，安不牢在頸上！」王慶那敢則聲，抱頭鼠竄，奔出廟門來，嘆一口唾，叫聲道：「碎，我直恁這般！癩蝦蟆怎想喫天鵝肉？」當晚忍氣吞聲，慙愧回家。誰知那嬌秀回府，倒是日夜思想，厚賄侍婢，反去問那董虞候，教他說王慶的詳細。侍婢與一個薛婆子相熟，同他做了馬泊六，悄悄地勾引王慶從後門進

來，人不知，鬼不覺，與嬌秀勾搭。王慶那厮，喜出望外，終日飲酒。

光陰荏苒，過了三月，正是樂極生悲。王慶一日喫得爛醉如泥，在本府正排軍張斌面前，露出馬脚，遂將此事彰揚開去，不免吹在童貫耳朵裏。童貫大怒，思想要尋罪過擺撥他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王慶因此事發覺，不敢再進童府去了。一日在家閑坐，此時已是五月下旬，天氣炎熱，王慶掇條板機，放在天井中乘涼，方起身入屋裏去拿扇子，只見那條板機四脚搬動，從天井中走將入來。王慶喝聲道：「奇怪！飛起右脚，向板機只一脚踢去。」王慶叫聲道：「阿也苦也！」不踢時，萬事皆休，一踢時，連連立至。正是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畢竟王慶踢這板機，為何叫苦起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